# 周易可說

# 周易可說總論八篇

閬中曹學佺能始
門生張蔚然維成閱

彖者、斷也、取象于彖。以其全體易見也、象者、像也、取象于象。以其摸寫難周也。德體象變合而言之卦之藴也、即卦材也、夫子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又曰卦有小大、詞有險易、夫小大既齊、淑慝吉凶之辨瞭然于詞矣、此聖人明白斷出以示人也、註内與者有摸象之說、以象之形體大過于人、或摸其

此而失其彼只可大畧形容之耳蓋道理無窮而言詞有限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也如乾卦之潛龍見躍飛亢坤卦之牝馬堅氷括囊黃裳之類固象也即元亨利貞乾乾惕若與先迷後得貞方含章亦象也大抵凡詞皆象也但有正象有取象又有象中之象耳聖人觀象而繫辭即觀此象而繫之辭也卦下曰卦詞爻下曰爻詞只一象字該之此君子居安樂玩屬平時工夫未到以動尚占光景本義一詞而分爲象占且如潛龍勿用本

一句以讀爲象以句爲占未詳

一卦六爻講章多重二五取得中也袁儀卿語予易重首畫以初爻爲主蓋本初辭擬之之句來而要之皆有所未盡也道有變動故曰爻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爻原是活潑物事豈可拘定何者爲重何者爲輕然則汎汎無所適耶曰又不然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看此時此物歸重何處卦中某爻足以當之即所謂成卦之主也如乾之三坤之四屯之初九師之九二履之六三小畜之六

四皆是何者重乾重坤始成乾坤卦而九三又重乾中之重剛六四又重坤中之重陰也非動乎險中則不能亨屯非一陽在下則不成震故曰初九爲成卦之主師險道也九二一陽在二陰之中故曰在師中吉履之六三成兌者也小畜之六四成巽者也故履乾畜乾之事歸焉凡成卦之主力量最重亡論陽剛即姤之一陰便爲女壯五陽使安身不住小畜亦只是一陰便云富以其隣大都陰陽爻不在多寡只看其所處之時位何如故曰六

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時物者即彖傳中時義時用時字言當此之時該有此義理該有此作用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為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大象中君子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君子以經綸等語又因其時義時用之何如而寔落見之于行事也即所謂體易也六爻中成卦之主與彖傳文言大象語多照應如乾之象自強不息九三爻詞曰乾乾惕若意義相同又不曰龍而曰君子以別于他爻也坤之文

言只六四一爻發揮出天地變化一段大道理終日蓋言謹也與小象愼不害也相照應且坤數偶如囊開口象陰性謹密如括囊不出凡坤爻皆然而獨于四發之者堪輿家所云露出元神負面目也屯彖詞利建侯初九亦曰利建侯震彖詞震來虩虩初九亦曰震來虩虩如此之類或明言之或暗中含蓄或正言之或若相反所以相成但須探討一番自見倘認得成卦之主出來則一卦六爻之義可以旁通矣

陰陽奇偶固天地間理數之不能相無者乃若大
小淑慝之辨尊卑貴賤之殊則尤關係大道理大
名分而決不容以溷淆假借于其間也易中變化
變通等語雖云陰變爲陽陽變爲陰然只是剛柔
相推而生變化非眞陰變作陽陽變作陰也陰陽
本體自是變不去的夫子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聖
人不知費多少心機用許多唇舌無非于陰易之
中寓裁抑之意豈先將他本來體質混做一團如
乾之用九見群龍无首本義云陽變爲陰坤之用

六利永貞本義云陰變爲陽如是則陰陽眞可以相變也假如男子有時含忍巽順行陰柔的事即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勇往裁决行剛方的事即變作男子否此不通之論也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且用九見群龍无首明天德之循環無端也用六利永貞言一于從陽而不變也又非陽變爲陰陰變爲陽之謂也解巳詳本文此說易中最爲喫緊最易惶惑故特明之

或曰如子之說陰陽不能以相變也則八卦是死

物安能變爲六十四卦且如乾下變一陰之巽二陰之艮三陰之坤豈非陽變作陰耶坤下變一陽之震二陽之兌三陽之乾又非陰變爲陽耶曰此亦只是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尚在成列因重以後事也譬如自春而夏自夏而秋是煖變爲寒然春夏未曾變也自秋而冬自冬而春是寒變爲煖然秋冬未曾變也寒煖相推而歲功成亦如剛柔相推而六十四卦成春夏秋冬特陰陽二氣之流行耳四序尚不可變二氣可變耶且每一卦六變即歸

本卦下六爻盡變爲七變連本卦成八卦以八加八即成六十四卦則乾未始不歸乾坤未始不歸坤也即謂之變未嘗變可也究竟所謂變者只是錯綜之說錯者陰陽横相對也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等語父與母錯長男與長女錯中男與中女錯少男與少女錯故謂之八卦相錯盖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必天地男女對待而交錯也綜如織布帛之綜或上或下顛之倒之言陰陽上下相顛倒也如乾坤坎離四正之卦則或相上下巽兌艮

震四隅之卦則巽即爲兌艮即爲震而卦名則不同也綜則相雜故曰物相雜而文生然要之四正與四正相綜四隅與四隅相綜雖雜亦不雜也顛倒錯綜尚不雜陰陽之本質可相雜耶陰陽不可雜可陰變爲陽陽變爲陰耶

易有剛柔往來上下之説向止順本文訓去未推其所從來東坡曰凡易之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

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
三子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
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
相値之卦也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凡六蠱之彖
曰剛上而柔下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
文柔咸之彖曰柔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
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此六
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値之卦十有八
而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

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文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
之相易豈拘拘哉然亦有三子三女不相偭之卦
而剛柔往來者如无妄之震下乾上曰剛自外來
而爲主于內大畜之乾下艮上曰剛上而尚賢晉
之坤下離上曰柔進而上行是也朱子泥泥只以
卦變二字當之不問其所變之在何卦何爻也後
漢虞翻嘗指某卦自某卦變如訟之剛來得中謂
自遯卦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卦來不但相去
已遠卽序卦亦顚倒東坡辯其非矣梁山來知德

始易變而爲綜綜者以兩卦綜爲一卦如同人柔得位得中者以大有上卦之離來居同人之下卦也八卦離正位在二故曰得中大有柔得尊位而大中者同人下卦之離往于大有之上卦得五之尊位居大有之中也故雜卦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以二卦同體故也如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者以賁下卦離之柔得中上而行居于噬嗑之上卦爲六五也以六居五故不當位賁之柔來文剛者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又

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也故雜卦曰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如无妄之剛自外來者大畜
上卦之艮來居无妄之下卦而爲震也故曰剛自
外來而爲主于内大畜之剛上者无妄下卦之震
上而爲大畜之艮也故雜卦曰大畜時也无妄災
也如咸之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
剛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恒之剛上
者咸下卦之艮上而爲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
之兌下而爲恒之巽也故曰咸速也恒久也如晉

之柔進而上行者以與明夷二卦同體綜爲一卦言以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爲晉上卦之離也故曰晉晝也明夷誅也如睽之柔進而上行者睽綜家人爲一卦言以家人下卦之離進而爲睽之上卦也故曰睽外也家人內也如蹇之利西南往得中者以解下卦之坎往而爲蹇上卦之九五得其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以解上卦之震下而爲蹇下卦之艮也蹇難在東北故曰道窮解之利西南往得衆者以蹇下卦之艮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也

震二爻皆坤土故得衆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以宲
上卦之坎來而爲解下卦之坎也二居内卦之中
故曰得中卦例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蹇
解相綜故雜卦曰蹇難也解緩也如損益相綜益
之震上而爲艮則損下所以益上損之艮下而爲
震則損上所以益下也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如
旅之柔得中乎外者以豐下卦之離進而爲旅之
上卦也豐旅相綜故曰豐多故親寡旅也如渙之
剛來不窮者以節上卦坎中之陽來居于渙之二

亦得其中故不窮也節之剛柔分者在渙則柔外而剛內在節則剛外而柔內故曰剛柔分也節渙相綜故曰渙離也節止也此說雖歷歷有據然雜卦之義未必專為剛柔往來相易而設且各卦中無剛柔往來相易之文者則雜卦又當別尋一義矣綜之之說近是而引雜卦以證之反鑿也

有八卦則錯綜以具有錯綜則變以成有變則象以立固相因之序也自王弼掃象范甯比之桀紂程伊川專治文義不論象數自云止說得七分未

子語録亦云卦要兼象看始親切但失其傳便是理會不得近日來瞿唐以爲象未嘗失傳也研窮山中三十年得之故其所註易先訓象而後言理豫章鬱儀宗侯著周易象通或取其本象如坎爲水兌爲澤之類或取其變象如坎變爲巽巽爲長女故曰勿用取女震變爲兌兌爲少女少長非敵故曰匪寇婚媾之類此其說與來瞿唐錯綜之旨相合然瞿唐取象稍廣曰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

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六十四卦遂卦排定各于以示學者名曰啓蒙可謂極詳備矣予以數則中除占之一字。決不可入于象。蓋象爲主而占爲客。象以待占。占以値象卦下爻下謂之純象可。謂之純占亦可。謂之象占各半則不可也。中爻之象瞿唐自言非中爻不備一句悟出不知此章因說六爻而重初上。恐學者遺却中爻故特補之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非謂初上二爻遂無物德是與非也。下文曰亦要存亡吉凶

則居可知亦重時物上講因上文惟其時物與初上句相連。故復補二四三五一條。此是聖人語意，渾全無滲漏處。豈有一卦中專重中四爻而另設一中爻之象耶。其曰卦情卽卦德也。畫卽體也。象卽象也。爻變錯綜卽變也。似亦不必以此而易彼也。愚謂瞿唐之錯綜豫章之象變不過就說卦中乾爲天爲圜等語中取出而文王周公立象時何嘗有說卦耶。聖人仰觀俯察幽明死生形容物儀會通典禮何者不該之易不著之象而必專取說

卦中語耶且必下上二卦始成一卦。如震下坎上始成屯卦。如坎下震上則成解卦。凡屯卦六爻必以屯作主意。解卦六爻必以解作主意。未聞析而爲二只以坎震二字作主意而取象也如此則不勝其重複不勝其死煞矣愚謂易之正象即詩之賦體也易之譬象即詩之比興也古小學六藝中有書數與六經相表裏故曰由小學之大學也易象未嘗亡六書之小學亡矣譬如六書中之諧聲潛龍勿用在田大人之類是也且乾道之變化爲能

物之至尊爲龍則取義會意該焉其象形者如咸
之由拇至頰舌剝之由足至膚艮之由趾至輔之
類是也而取義會意亦該焉其取義者屯蒙訟師
之類會意者履虎尾觀盥而不薦震驚百里之類
是也而象形諧聲亦該焉字之通用則以亨爲享
以順爲愼之類又假借轉注之屬也書至于轉注
而變不可勝窮矣象其可窮耶且如屯曰十年乃
字臨曰八月有凶復之七日同人之三歲解巽之
三品與夫自一至萬之數錯綜順逆之形序卦上

經之陰爻多于陽者八下經之陽爻多于陰者八綜卦上經之陰爻多于陽者四下經之陽爻多于陰者四（四句本來知德）陰陽適均之分皆天地之正數而不容假借者非通乎積泰穰載之妙而能知之乎故愚謂非易象之亡而小學之亡也雖然可以知之者尚多其不可知者闕疑焉可也

易注疏宗王輔嗣而學宮功令則紫陽氏之本義也輔嗣掃象良亦有因蓋秦皇煽雹以易爲卜筮之書僅得免焉漢沿其說多闡數遺理詳占悔象

如京房之鑿度子雲之太玄艱深詭譎去三聖之旨已遠魏晉諸名流尚玄虛而落象數人標名理家注老易間有所得如罔象之珠不由力取便足抗其談鋒高其位置未為後世訓詁謀也李鼎祚集解如鄭玄虞翻荀爽干寶王肅諸家尺璧斷金尚有存者惜無全書耳宋程正叔傳本自輔嗣語意静深渾然不露近日豫章以注疏程傳合刻信無愧于雲仍也蘇子瞻以宗門之悟挾史家之筆或談言微中或恣論汪洋縱横吐納無不如意蓋

子瞻非惟得易理且得用易之法故當時困苦流離未嘗有所屈撓其得力處全在此耳本義訓詁老婆心切不暇推求如陰變爲陽陽變爲陰及彖占之說予已辨之更六爻中如小畜之下卦乾三爻以君子欲上進見畜于小人是矣上卦三爻則云以柔順之君子畜止剛暴之小人如遯之二陰浸長則陽遯矣爻之初六六二則云君子之遯在後與夫固守必遯者一卦之中乍賢乍佞何可以訓不知全部易書六十四卦原自貫串只當苦心

紬繹幾番思之思之鬼神將告之何至一卦未終便成矛盾也易卦如乾坤小畜履泰否臨觀剝復大畜遯大壯夬姤皆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聖人正于此處深心遠慮爲君子謀喜其盛復虞其衰之不暇豈有反自矛盾耶但乾坤乃天地之大義尚未可明言其也君子其也小人在乾則告以乾乾惕若而不宜自取亢在坤則告以柔順從陽而利于永貞而已然至坤亦已滿盤托出履霜之戒龍戰之窮蓋深言之矣其餘十三卦如泰否剝復

夬姤之類明白易見者人皆知之至若小畜履觀大畜四卦中間尤涵蓄深邃所云當費幾番紬繹者也予于本卦及總論中俱詳之然朱子于他著述多所愜意而周易一書謙讓不遑其命名曰朱某集註或問卦象曰便是理會不得夫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云者即所謂不知而妄作者也夫子不敢輕言之矧其他邪用九用六之誤象占各半之非與夫一卦君子小人之矛盾予觀註疏巳然朱子特相沿之而不察耳故予謂

一意宗朱而人趨人諾不敢有所異同者固非也或有意悖朱而抉其一得沾沾以自喜者亦非也近日講章陽標尊朱翼朱之目而其實大刺謬不然者尤非也予祇順本文講引用本義程傳蒙引兒說疑問來知德易註居多王弼註疏東坡易傳黃司徒讀易私記蘇紫溪生生篇李卓吾易因焦漪園易筌及李鼎祚集解坊刻周易宗義原係裒輯諸名家皆于註解中見之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掖也間出已見謬爲箋釋者必其有大不安

于心而擬議再四始敢肎罪我之誚尤願與同志評之

夫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文王與紂之事耶吾夫子不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則文王未嘗有憂也囚于羑里內文明而外柔順靖共臣節死生以之又何嘗有一朝之患也夫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德至矣繼之者不亦難乎周德彌卲而紂惡貫盈前則脫西伯于難而佐武王以順天弔民既則誅

管蔡遷頑民而不利孺子之詞非金縢之發無以自解免之數者周公事也周公責也九卦之序始履而終巽履天澤之分也曰和而至巽行權之道也曰稱而隱惟其至也此德之所以爲盛也惟其隱也尚可以明示之於人與龍戰之窮武人之凶見鬼之車于沙之言交集于其躬自蹈之而自述之憂莫憂于斯矣患莫患于斯矣楊廷秀曰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者之爲密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者之爲工意之者不如履之者也呂伯恭

曰蘇洵之易只說出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一
句予觀彖辭主約爻辭主詳彖辭多吉爻辭多凶
說者以彖合言之爻析言之故然殊不知周公者
正所謂遭寇遇虎之人而凶或害之者也是故非
讀東山鴟梟之詩碩民洛邑之誥則不能得周公
爻辭之所以也彖引而不發有傳焉以發揮之爻
曲盡而旁通有象焉以推原之是故讀文王之易
而居要不煩知其爲盛德之言讀周公之易而推
見至隱知其爲憂患之至讀孔子之易而原始要

終文王周公之旨始合一而不相悖矣

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可説七卷。明曹學佺撰。是書以象占為主。於前人中少采來知德易注。而深疑朱子本義。如謂凡辭皆象也。本義一辭而分為象占。如潛龍勿用本一句。而以潛龍為象。勿用為占者。非。其説頗允。又謂陰變為陽。陽變為陰。只是剛柔相推而變化在中。非真陰變為陽。陽變為陰。譬如男子有時行陰柔的事。即可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行剛方的事。即可變作男子否云云。則殊膠固。不知變論其德。不論其人也。又謂如小畜之下三爻。本義云以君子欲上進見畜於小人。上三爻則云以柔順之君子畜止剛暴之小人。避之。二陰浸長則陽遯矣。爻之初六六二則云君子

之遯在後與太同者又遯者一卦之中乍賢乍佞云云不知易之理變動不拘隨爻取象不可以一格繩也亦自為一家之說而已矣

存目二

周易上經可說卷之一

閬中曹學佺能始撰

☰☰乾。元亨利貞。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係之詞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也乾道大通而至正有天道必有人事人而純乎乾也則其陽明直遂之氣與天爲一當得大通而无所窒礙然尤必運之以正乃可以保其終也苟有一毫人欲之私而不正焉亦安能合德于天者哉

乾天德也六畫皆奇乾而又乾純是天德用事更那一件做

不來那、一些行不去故曰元亨元亨者大通也然天下之大通者惟是此正少有不正便違了本體故又緊切下利貞二字、元亨利貞是合下俱有的貞者時也理也言變易隨時以就于理也即君子之自強不息與夫乾乾而惕若也爻詞潛見惕躍飛亢何者非時何者非隨時以就于義理、是故用九見群龍无首吉彖傳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即利貞之謂也朱子解正固二字本文言貞固上來不可拘泥○元亨利貞天德也天德人事相爲表裏故直就人事上講此即乾之象也即彖詞也占者占此而玩之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以陽在下是龍德之脩于己者本足以霖雨蒼生而阻于

時之未遇故其象爲龍之潛誠宜養晦俟時勿輕出以求用也
易傳曰乾之所以取于龍者以其能飛能潛也飛者其正也
不得其正而能潛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此正字屬時上
講○潛藏也勿用未可以輕用也純是爻詞而占者所當玩
也若以潛龍爲象勿用爲占則穿鑿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剛健中正有其德矣出潛離隱有其時矣所以得君行道
沛膏澤于民者惟此時爲然矣其象曰見龍在田自非盛德大
人孰能當此者乎故爲君若民者一快覩之以資其道而蒙其
澤何不利之有
剛以体言健兼用言居下之中中也九居二非正也而曰正

者時當見故曰正也出潜離隱承初爻而言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以澤及物言澤及于物物所利見也大人以德言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物必利見之矣○九二與九五大人但就本爻上講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德隆望尊衆所側目者也詎不稱厲階哉然而性体剛健知危能戒是爲君子者内思德業之當修外思艱大之難稱憂勤振刷夙夜匪懈故不惟乾乾而且終日乾乾焉不惟終日乾乾雖至夕猶惕若而不忘其乾乾焉如此則其所以出之于身而行之于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雖處危地上信而下從之又何咎

重剛以上下皆乾而言是屬陽明太過一邊猶云聖之清聖之任者也此是先發其性格如此但含蓄未明耳下文性体剛健正承重剛之意而分明著其心性之克謹也不中二字正起居下之上一句以九三所遭之時位言也乾健也終日乾乾即自強不息之意夕惕若雖至夕其心猶不放下如終日之乾乾也厲以時位言无咎以義理言言其時雖危其事无過差也易主義理以无咎爲重○或問九三非龍德與曰進乎龍矣此上下之際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徒曰龍不足以盡之故曰君子夫初之所以能潛二之所以能見四之所以能躍五之所以能飛皆有待于三焉甚矣三之難處也使三不能厲此則乾喪其所以爲乾矣天下莫大之禍不測之

禍以告幸于我而求決焉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惕然雖危而无咎也君子二字在乾卦猶云當家人耳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以陽居陰本是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處可疑之地故其所爲非尋常人之所爲者不得不疑慮却顧極其詳審而不敢漫然以嘗試豈非猶龍之或躍于空洞之鄉迹將近而躊躇勢將進而次且也哉如此而進則合乎天理當乎人心斯无咎矣

或猶言將欲也躍本是起或躍則未便起也二四之高下當于見躍二字別之不可泥田與淵田是平地淵之勢反易于飛騰也○大抵變革之際非常之事節聖人處此亦遲回審

顧有不敢輕遽爲者誠重之也重之則已可以无失而亦不至于禍天下萬一不愼不幾一跌而亦吾族乎四本當躍且聖人爲下一或字直合斟酌小心方與无咎蓋其所處非直九三之高危而其所兢畏又甚于三之乾惕也○或躍在淵亦不專主革命者說如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征管蔡其一舉動關係也天下匪小必放之不以爲專征之不爲禍天下乃可行事故取象于躍淵蓋聖人處於分節之地亦必四顧而躊躇也○三與四皆禍福雜必有以處之然後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乎尊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以立臣民之極如龍飛于天而霖雨天下者焉此誠德位兼隆之大

人也故君子見之以慶雲龍之會小人見之以承膏澤之施否則有負于明時矣何利哉

此大人德位時兼備之大人也龍飛于天神化不測故象之萬物快覩之謂見蒙其休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蓋乾体既備上位既終是進極而退盈極而虛之時故曰亢龍聖人无亢時有亢也苟不知變通而與之俱亢則其所損者多矣豈不有悔亢者人之喉骨剛而居上是也亦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之意陰陽之理極處必變陽極則生陰陰極則生陽此消長盈虛一定之理數也龍之爲物始而潛繼而見中而躍終而飛

既飛于天至秋冬又蟄于淵此知進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
九五飛龍在天位之極尊時之極盛矣若復過于此則反爲
亢其時使之然也有悔者悔其所必有也雖然處此者豈无
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亦非必然者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六爻皆九若爲龍形則必至于亢吾惟有以形乎龍乃見群
龍之无首焉龍可見也首不可見也時而潜淵時而在天豈可
得而拘哉吾妙用乎天德而弛張闔闢使人莫測其朕亦如群
龍之无首矣龍非无首而見之者若以爲无首也如此則時乘
在我循環无端何亢之有故曰吉

此一爻蓋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之義

能者不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爲首則一于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爲首則一于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一團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无少欠缺无少凝滯若天道之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也安見其有首耶此即是彖傳時乘六龍御天大象自强不息之意雖總承六爻言然緊接上爻尤重亢龍上講无首則不至于亢爲處亢則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傳以天道明乾義蓋謂大矣哉乾之元乎昊天以生物爲心而元也者乃生生之意爲之肇端也故生意一動而群生賴其

[illegible]蕃庶類以之胚胎是始者物也而所資以始者元也然不統
始乎物已也天德之運周不容息而生生之意无所不該亨者
元之通也利者元之遂也貞者元之成也盖舉四時歲功而皆
一元之兼統矣夫始萬物則有父道統天德則有君道合而觀
之元之大何如哉何以見乾之亨也造化之運與時俱亟有時
而雲行者油然雨施者沛然是氣之運于昊天者既發舒而不已
而品物得天之氣者自日新而不窮將見形者形色者色而資
始之始至此爲之愈彰矣夫雲行雨施造化之通也品物流形
物之隨造化而通也此乾亨之義也然是元亨也不惟造化有
之聖人亦有之彼自貞之禪而元也元之禪而亨也此造化之
終始皆性之所爲也聖人一心造化爲伍孰能外其洞徹中乎

由是以天之道而知易之六位所以變動不居者亦時之所為也
天以時而成化易以時而成位聖人獨能外是時以成治功也
哉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理以見于臨民出政之間時剛而剛
以憲天之陽時柔而柔以憲天之陰時所當先則先天而立極
時所當後則後天而弘化是昊天流行之運惟吾所駕馭之便
如矣斯則不惟見乎易也而有以体乎易不惟知乎天也而且
法乎天其政教之及物而膏澤普于宇內者亦一資始流行之
命矣非聖人之元亨乎又何以見乾之利貞也蓋乾者生物之
祖也理氣之會也自其既動而起天靜則其來紆徐而有變以
為化之漸動極而歸乎靜則其運无迹而有化以為變之成斯
時也一物各具一乾元而性以之欽命以之立如此其各正而

不偏也。萬物統体一乾元，而陰陽會合，生機盎然，如此其沖和之凝聚也。夫各正保合者，物之成也，而寔天成之也。由造化之入以鼓萬物之入，而即萬物之終，可以見造化之終，是非所以利貞乎。然是利貞也，不獨造化有之，聖人亦有之。彼聖人在上，萬國咸瞻其作新鼓舞之機，已顯于乘龍御天之日矣。至此復何為哉。但見垂衣端冕，如天道之運也，而萬民之性命，自此而各正焉。体元居正，如天象之垂也，而萬民之太和，自此而保合焉。民生以遂，民德以正，順帝之則，莫知其然，茲其為聖人之利貞矣乎。

彖斷也，斷一卦之材也。○首節論元，元之為德不可見也，其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天德也。天之德不可勝言，惟元為

能統之、此所以爲大也○无中初有曰始、无始而不資于元

元亨利貞、皆天德也、天生生不息、而元之生生一動、直貫終

始而不息、是盡天之造化、皆此元之統括也、故曰乃統天、乃

字乘資始而言、○或問乾元資始何如、曰天地之間只是這

段元氣耳、人與物揔在元氣包含之內、元氣伏藏、人物之氣

亦隨之而伏藏、至此則元氣初動、萬物之氣伏藏在內者、賴

其温煖醞釀、亦隨之而動也、○次節雲行雨施、是氣亨、流形

是物亨、然重在下句、蓋即物之亨、可以知造化之亨也、雲雨

非二物、雲一行雨便施矣、蒸蒸透徹爲雲、沾霈流通爲雨、皆

生氣之不可抑遏處、而種種物形與之而俱流、此所謂時雨

之化也○品物流形、當依資始例看、蓋天地氣動、則萬物亦

皆動天地氣流則萬物亦皆流矣流字有生生不已之意品物露出体質便從此透迤生去續續出來故曰流也流者流行不滯此即是亨通處○萬者物之揔数資始之時氣初動而形未成故揔言之曰萬至此則洪纖高下氣逐而象可見象見而形日長區以別矣故謂之品或曰萬兼動植品但以植物言此盖以雲行雨施為混耶然則天作雲雨僅為草木之生乎設使雲雨不時亢旱爲灾鳥獸魚鼈果能長育爲吾人者果亦能遂其生否乎或又曰動物四時皆流形不必至亨時也曰品物亦有在冬孽胎者何必至春乃資始乎若執泥而論然則萬物萬字亦兼不得動物而天地四時只專爲植物設矣豈有是理○品物流形試即人身驗之夫人在

天地氣中當其秋冬氣亦隨之而伏及其始春陽氣之內伏者亦隨之而動迨至于夏則此氣發散出來自然形体滋潤居處咸適意莫不是流形之驗○大明是人心靈明之体即大學之明明德也天理昭明一始便通更无一毫障礙人心靈明胸中原自洞徹稍有障礙便與天不相似惟聖人之心不徒明而且大明徹始徹終更无一物得以礙其性靈者由是觀一卦六爻之位與時偕行无非天道无非吾心闔闢進退之權在我矣○始字即承上文資始之元也而必先曰終者見終而復始迭運不窮也乾道之終始不過一時時便一有个漸次在乾之六位初二三四五上次第而成昭然乾道之終始此便是六龍此便是天道聖人特乘以御天則不獨

能主大始而雲行雨施之澤遍洽于光天之下矣此聖人之
元亨也○乘者憑據也御運用也皆因龍字借用但以六位
言則曰時成以六龍言則曰時乘乘龍御天云者乘此六陽
以行天道天道自我而行也○或問時乘六龍是如何光景
曰此只是會意就此章言之在天道則爲陰陽之相禪在六
爻則爲潛見惕躍飛亢各以其時布列耳安有貞元之相禪
哉在聖人出治則爲張弛翕斂等事各隨其時施行耳安見
有潛見惕躍飛亢之序亦安有貞元之相禪哉若必曰當潛
也而謹密當見也而敷施當惕也而戒謹當躍也而審幾當
飛也而有制作之妙當亢也而有轉移之機夫聖人行天道
豈拘拘此六者作用而已哉聖人自有庶政萬幾只用六陽

以時迭見之意而行之非直以潛見惕躍飛亢行天道也○乾道天道也變化亦不專屬何時揔言其推遷代謝无有止息耳乾道之變化既如此時至于利物自遂時至于貞物自成所謂氣候相催也乾道利貞不可見故以物之各正保合言之各者各各不偏也正者正而无缺也有不相凌奪不相假借之意屬利邊多保者保而不失也合者合而不分也有充然完足盎然發生之意屬貞邊多然利則向于實貞則實之成同功一体者也○性者理之一定命者理之流行太和者性命之渾合而无間非性命之外別有所謂太和也元之始也始此性命也亨之通也通此性命也至于利貞則天理之一定者秩然乎吾心而人人各有是性天理之流行者渾

然于吾心而人人各有是命何各正也率吾之性而无所拂于命順吾之命而无所逆于性此太和之保合也此天之所以成乎人而人之所以成乎天也○首出庶物以德言盖人有是性命而自戕之人有是太和而自拂之物于物者也聖人盡性至命致中致和是出乎類拔乎萃高出于萬物之上者也盡吾之性而盡萬物之性立吾之命而立萬物之命致吾身之和而育萬國之和此便是萬國咸寧氣象要之聖人无日不經綸亦猶乾道无日不變化但庶民之各正保合如萬物之在變化中者聖人從容以俟之而不見其經綸之迹耳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之謂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之象天也此卦上下皆乾則是天之行也今日一周明日一周近則環春夏秋冬而未嘗息遠則歷元會運世而莫之窮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体之以人之心即天之運也惟私欲間之于是健者或息而與天不相似矣故必天德之剛常王于中而物欲之私不乘于外合動靜貫始終恒一而无二何息之有蓋惟自強故不息惟不息故益見其強君子之善法天也如此

象法像也像其卦爻之德也〇天惟健故不息人有息則不得爲健矣自強二字分明是克己功夫做成了此心之中純是天理用事即内而已私外而物感更无一毫得以間之也

學不厭教不倦是自强不息之心也夫子自道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德居下君子處微未可以輕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龍見便有雲雨之施聖人見便有德澤之施施則普被于上下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大臣居高履危全在此心之運量日乾夕惕啓處之不遑正是其反覆于胸中必无憾而後即安也

道字虛看即行字之意有說反覆于斯道者欠活潑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故夫子加一進字以斷之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作也言作而在上也是以聖人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聖人作
而萬物覩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即亢矣不可久致悔之由也處亢之道在乎不盈所以變通
而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此將備成卦句法
乾天之德也天之德終始相禪循環无端豈可以為首哉用九
者法天之功亦當如是所以体元之德也
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无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故歲以
春為首月以朔為首而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
莫知其終更无可為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

截意成片段用九者純全天德循環无端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之謂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言以人道明乾義蓋曰元亨利貞一也在天道則爲生物之始終在人道則爲大德之始終自今觀之人之仁非即天之元乎是元也未有衆善而其理先具既有衆善而其理又无所不該與乾之始物而統天者一也是善之長也人之禮非即天之亨乎是亨也有經而等美之渾然者以具有曲而殺美之燦然者以呈與乾之品物流形者一也是嘉之會也人之義非即天

之利乎是利也舉尊卑上下之間匪不截然有分以相守而要其分之所宜即心之所安則義而未嘗不和也是亦天道之所以利物者也人之智非即天之貞乎是貞也舉是非可否之隨匪不了然明晰于胸中而即其知之之明即守之之固則事皆依之以立也是亦天道之所以成物者也蓋天以是四者付之人人以是四者受之天此德之全也兼而体之者不在于君子哉君子以仁為体而自念慮之間以至事為之際无一之非仁焉則仁以涵愛之本發以達仁之用舉凡萬民萬物悉在其包容者取足于吾心之仁而有餘也不足以長人乎嘉其所會而自綱常之大以至動作之微无美之不聚焉則其至精者有以合禮之綱至詳者有以合禮之目所以經之緯之罔不為曲中

者取足于吾身之美而有餘也不足以合禮乎利本義之和也君子因物處物而若尊卑若長幼使之各得其分焉則其分之嚴者固義也而因分以相愛者又若是其和也謂不足以和義乎貞本事之幹也君子知正之所在而寔見得是寔見得非一于是而不遷焉則其知之明者所以成乎事之始也而其守之弗去者所以成乎事之終也謂不足以幹事乎夫体仁長人嘉會合禮則有以行元亨之德矣利物和義貞固幹事則有以行利貞之德矣故在天之乾則爲春夏秋冬在君子之乾則曰体仁合禮和義貞固惟君子爲能配天惟君子之四德足以配天之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者吾人生生之心人性皆善總是生生之心發出來分之

則有衆善合之只是一箇如造化許多光景揔是一段生意耳故元爲善之長然有是生生之意即生而不可已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俱是發育峻極妙用處必有是人文方可經緯天地化成天下豈不是衆美之會然此嘉美藝集宣洩殆盡要其指歸必使物物得所而後已故利者非一身之利也天下人之利也義者是處天下之人使之各得其宜大學之所謂絜矩是也義行于家則家之人交相安而和義行于國則國之人交相安而和義行于天下則天下之人交相安而和和即利也聖人之利利在天下故曰以義爲利後世之利利在一身故曰以利爲利利不利之間相去遠矣然事体合宜處便是一定之準則故貞者天地間一个恰好正當道理

蕩蕩平平不可以私意減不可以私意增者也正則行是行其所當行不則止是止其所當止一時之利害有所弗顧衆口之毀譽有所弗徇必如是而後爲事之幹幹者如木之幹而枝葉依之以植立也○仁者人也原非二物君子体仁而與之合一則舉一身皆仁之充溢舉天下皆吾之一身故足以長人長者君長之長言仁者宜在高位也亨者嘉之會君子嘉其所會則禮之本体合着而不參差故足以合禮蓋嘉非難嘉其所會爲難如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于此不得于彼非嘉會也得者什百不得者猶一二三非嘉會也必自一動一靜一語一嘿以至辭讓授受往來酧酢之間皆爲至善恰好天理人情之至而无不嘉美乃合乎禮何者禮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經者三百曲者三千纖悉具備故必嘉美輳集而後與之合也利有裁制之意君子以物處物使各得其所而无不利如此而爲義若如此而爲和更无一毫之乖戾故足以和義貞固是㝎具此正理而完固无失則萬事萬化皆權輿于此㐫事非正不立非正而固亦恐有時而壞也君子行此四者則與乾元合其德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聖人神明不測故曰龍德隱者在下位而未見者也乾之初九龍德而隱者也何以明之聖人一身道之所在故但知道之在

我者嘗如是未嘗變易吾行以狥時好亦未嘗炫燿所長以干時譽夫惟其不阿世也則世既不宜之必或爲世所遺而遯世矣夫惟其不務名也則人既不知之必或爲人所訾議而不見是矣且中心泰然絕無芥蔕斯道在我何悶之有故或道與時通則兼善天下固不急于求通也道與時乖則獨善其身亦不因之諱窮也用舍无與于己行藏安于所遇確乎自守之堅有非富貴貧賤所能奪者此皆龍德而隱之事所以爲潛龍也

龍德而隱四字是頭腦下文發明此句耳聖人具有龍德不與世爲推移不易世便不成名便遯世不見是此一套事聖人之心却不以爲事未嘗一毫芥滯于胸中其所知者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耳不可拔正應不易乎世句然不日用舍而

曰憂樂若聖人無憂樂以天下爲憂樂樂則行憂則違確乎其不可拔此方是聖人心事聖人有此心事而豈與不忘世故者之隱同乎哉又豈與甘心枯槁者之隱同乎哉此其潛爲龍而潛者也本爻之義惟孔子足以當之〇大抵人有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念馳于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走作隨時動轉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无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无名心无世味則忘進退矣无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違可違則違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无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講畧重在憂違上盖因初九之時而善其憂違之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之龍德猶夫初也而時當正中則已出而見用于世矣何以明之人惟德有未至則于言行之間多所濶畧而九二盛德也无論其大者即凡平居議論之言亦必心口相孚而信焉尋常末節之行亦必步趨不苟而謹焉若此者似乎无邪之可閑矣彼則无斁亦保之念每切于理欲乘除之閒所以捍外誘而全其真純者惟恐言焉有所不信而行焉有所不謹也又似乎有善之可伐矣彼則內懷不足之心外示冲虛若谷之意所以務精進而忘其滿假者惟恐防閑之未盡而不見有善之可張也斯之為德豈可測識而限量之者哉大而化之固不自知而

舉世在其感格之內亦莫知其所自也人利見之宜矣故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有此德而後可以長人乃君德也

龍德與初九无異揔之陽明便是龍德正中承初爻而言初之潛未及時二已出潛則正當見用之時也○信是真定謹是篤敬此即閑邪存誠事此即善世處信謹即誠不信不謹即邪有一毫矜伐之意亦即是邪也庸言亦信庸行亦謹即是閑邪存誠工夫德博且就自家說即是盛德化則被其德者皆感化之而不知也君德者君人之德也有此德方可以君人如孟子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之說非必王天下為君德也雍也可使南面正君德之謂○易因曰九二既稱龍德而奈何所言所行直庸衆人類乎夫庸人之言行不

敢以不信不謹也二不信不謹則入于邪而禍患立至矣今
九二之言行乃直與庸衆人類焉故以此善世則世自善也
非二能與之也其將誰伐乎以此爲德則周博四海默順而
不自知也其又誰不化乎其德如此故稱龍德焉是故易知
而可親也易從而有功也无善世之迹而有善與人同之行
无化人之名而有德博而化之寔其德如此故又稱君德焉
然則九二之所謂大人者如此而已矣設使九二有一毫過
人之行便欲強人以所不能拂人以所不欲不本忠信不近
人情人其利見之哉按此說善世二字不同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
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德業有諸身也九三朝乾夕惕政欲德自我進而業自我修耳然進脩以何者爲本盖忠信者吾人與生俱生之至德而天命之精微也發之于言則爲有物之言履之于行則合時措之宜所謂誠所謂業所謂義皆此也苟吾心之所存者有一念之不寔則固有之良且自我喪之而德胡以進故惟內主忠信而以真寔不欺爲根本焉斯卽心卽理有日長而无日消矣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然此心所得之理而見之于事者倘有一言之不寔則反以浮華而蕩其真僞更何益哉殆必修省言詞恪切躬行不逮之耻有是言也而必有

是事也誠自我而立斯即事即而終身居之而不遷矣故曰脩
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然則忠信其道理至極之地乎至之所
在即幾之所在也天下未有至極而不微妙者也脩詞立誠其
道理歸宿之地乎終之所在即義之所在也天下未有无本而
能苟用者也人惟不知其至而至之不知其終而終之則亦无
望于進德修業矣故必知忠信者即道理之至極而不容以毫
髮加者也由是心一忠信以至之蓋理本如是吾懇切以詣其
極而已然則天命本体之微不在于我乎誠精而明淵源洞徹
而无遺矣德至此始進矣蓋在理則謂之幾在心則謂之德而
幾之極豈非德之進也哉又必知立誠者即道理之指歸而不
可以須臾離者也由是務立其誠以終之蓋理本如是吾畢力

以歸其域而已然則事物裁制之宜不存于我乎誠應而妙資深逢源而至足矣業至此始修矣盖在理則謂之義在事則謂之業而此義之脩豈非業之修也哉九三之進德修業如此故居上位而見大忘小自不為勢所張何驕之有居下位而在我者重自不為勢所屈何憂之有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以乾乾惕若雖危无咎也

忠信即是誠誠在事上即要立脩詞雖曰省其言詞亦不是有心去刪削他只云言語畧少說此緊含有敏行意在言行相離不得一邊過則一邊不及謹言則敏行此段真是道理便植立不倒故做得一事此一事便真寔便可居之終身曰居業者業如屋宇業修則修既修則居之修業便要居之也

此四句論其大畧工夫全在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上朝乾夕
惕之精神全注于此然何以忠信便是至修詞立誠便是終
盖吾人纔一向往便有个至在纔一動履便有个終在是徹
首徹尾无始无終的道理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
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
爲知至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爲知終也是忠信立誠工
夫要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无所不用其極也與幾其知幾
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德業至此
纔算得是進修然幾字雖名有知字意却不全在知上曰與
者言到那邊故與之合一也天命之精微完完全全在我非
至德而何存義者天下事千變萬化難以預定而莫不有个恰

當道理君子于事理之終既已身與之安則隨事至物來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矣其曰可與存者即知終終之而許其義預存于此也存義者如俗語有本錢本錢多者業自厚非大業而何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德業有諸己自然隨處皆宜也无咎跟着不驕不憂上來主義理說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吾人之出處其位固有上下之殊而其身亦因之以進退焉今九四也可以上而不遽上籌度于上下之間何无常也跡似乎行險以僥倖而爲邪矣然其心寔有所見而非爲邪也可以進而不遽進詳審于進退之際何无恒也迹似乎產異以駭衆而

離群矣然其意寔是有所在而非離群也盖其德焉已進而无俟于進矣業焉已脩而无俟于修矣正欲相機而動有濟于時而不失乎已之謂也如是復何咎

躍有上下進退意或則无常无恒矣非爲邪非離群是白其心之无他欲及時是表其心之有在非字欲字正相應○上下進退俱活字爲邪離群无大別爲邪必離群離群是爲邪君子就九四言進德修業正于此處得力舉動一不當德業之謂何進修之謂何其遲回審視而不敢輕遽爲者正欲其及時也及時上着一欲字發九四所以或之之意及者不先不後恰中機宜之謂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
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天下之物凡同聲者以聲感聲自相應也凡同氣者以氣感氣
自相求也濕有以召水也故水皆流濕燥有以召火也故火皆
就燥龍噓成雲龍感而雲從也故雲從龍虎嘯風生虎感而風
從也故風從虎聖人者受命興起于上則萬物快覩于下誠以
聖德之所感召而萬物自无不應之也如天輕清在上者也本
乎天者輕清之意多故與上相親地重濁在下者也本乎地者
重濁之意多故與下相親盖陽從陽類陰從陰類各以類聚而
不可強者也又何疑于聖人
本乎天本乎地不必以動植言亦不必以星辰草木等言大

抵屬陽多者就是本乎天即與上相親屬陰亦然故曰各從

其類亦不必以此三句爲明所以利見之意總是泛論物理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

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者位高而貴賢人皆在吾下者也既謂之貴自是居有位

者但以其志滿不能小心以慎乃位故曰无位耳既謂之高自

是統有民者但以其志滿不能巽志以体下民故曰无民耳既

在下有賢人則自是爲我輔者但以其志滿不能虛巳以任仁

賢雖有輔若无輔耳皆亢意也是以動而有悔也

无位无民无輔是上九自无之也所以爲亢

潛龍勿用下也

初九居于下位未值可為之時故耳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止息也二巳出潛離隱而止息于田也霖雨萬物宜矣

終日乾乾行事也

居大臣之位其所當行之事何限有不容以旦夕寧者進德脩業正所以行此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乎一心非他人所能與者故自試之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者也

下此則伯而已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時既窮矣而不知所以善處其窮則必至于有災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用九者元天之心也用九天之道也聖人体天之心用天之道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當初之時陽氣潛藏在天地則爲閉塞之會在吾人則爲隱遯之時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九二有聖人之德而又居輔弼之位則上以佐天子之明命下

以宣一代之人文四方昭格一代維新其化之所及者不亦溥乎

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天時不息君子乾乾亦與時相爲不息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下卦終而上卦始爲乾道改革之際乃所遭非常之時也安得不愼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必有天德而後可以居天位九五德爲聖人則其位天位也乃位之以天德也非徒擁虛器而已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之旣極則當變而通之如與之偕極宜其有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无則以无首爲則用九之道與天則合矣

何謂天則即見群龍无首者也以其剛健也謂之天德以其變化也謂之天時以其萬古不易也謂之天則一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惟一念獨覺者爲能見天之心惟自强不息者爲能見天之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元者大也始也始者上天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始也謂之始其端甚嚴而如火始燃如泉始達未有不自微而顯者故曰始而亨者也人見其始而亨不見其亨之始蓋亨之始有利貞焉利貞者性情之謂也一理渾全化機隨之以具是利貞者雖主于收藏而寔爲發動之根柢也夫乾元周萬物之所資始孰知此利貞乃乾元之所資始乎故又曰乾之始夫惟其有此乾始而後能以美利利天下使天下受其利而莫能言其利揔之性情之運自然而然耳此其爲利不亦大矣哉而孰知即此利貞者爲之也故又賛之曰大哉乾乎剛矣健矣中矣正矣純矣粹矣精矣雖欲極其形容有不能擬諸形容者即乾之利貞也性情也蓋情而性則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之矣德而不可見性

而情則此一卦之六爻曲暢而旁通之亦已發揮无餘蘊矣既
有六龍而時乘之以御天吾知天且弗違矣旣乘六龍則自然
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有不能以美利利天下者乎天下平則
元亨利貞之四德又不在天不在易而在聖人矣
此章重利貞上大哉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贊所以贊此也六
爻之旁通所以通此也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使天下各得其
性情即聖人之利貞矣○始而亨者一始便通御過不住也
蓋出乎震則必齊乎巽相見乎離此必然之勢也若不亨通
則生意或幾乎息矣性者百物具足之理情即性中所含之
情性屬王宰情屬機緘性不可見情見於發動而可見故下文
曰旁通情也始亨性情俱且以物言而造化之始亨性情自

見蓋始亨之時性情方動至此則性成其爲性而渾然完具情成其爲情而隨處充滿矣乾始言此利貞乃乾之始也即貞下起元之謂乾始者元也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即亨利貞也不言所利至德微妙不可窺見不可形容即具有純粹精之意故贊曰大哉乾元剛健不足以中正贊之中正不足又以純粹精贊之至于精則極微極妙不可名狀此性也乾之所以爲乾而元得之以爲元者也此乾道之蘊也性不可見而情略可見故以六爻發揮之情主于動而六爻亦主于動動无定形而本之于時時无定在而本之于理安往而不旁通也哉發揮如作文旁通是闡明題旨情即乾道之流行也聖人之德其爲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不可見所可見亦惟

時乘六龍御天而雲行雨施使天下咸得其平而已天下平

者以乾之情而通乎天下之情天下自平也天下平是利貞

景象而元亨已包在内非即聖人之元亨利貞乎○剛以体

言不屈也健以性言不撓也中者无過不及也正者不偏也

純者純而无襍也粹者不襍之至而良美也精者又不襍良

美之極至也此亦逐解字義而要之所謂純粹精者非出乎

剛健中正之外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

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者已成之德即龍德也君子以此成德爲行奚待積久指

日可見之行事矣然潛之爲言也其時尚隱而未見雖欲行而

未成是以君子弗輕用也

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用蓋有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行之未成猶言行不成耳乃時位隱之也玩未成字可見君子体用合一之學非徒石隱而已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天下之理靡學弗聚是故君子旁搜泛覽自載籍之博以至于事爲之賾罔有或遺无非以求會聚此理于心耳然此理雖聚于我或有知其所當然而未得其所以然或古今異時彼此異勢以及是非疑似之間而未得其至當歸一之極則又問以辨之焉問者上問于師下及于友也揔之講究辨論云耳夫既

收之博而擇之精護㦲以躁心乘之亦何益哉故又必從容涵泳優游不迫庶理之存于心者有浹洽渾融之妙也由是履諸身而措諸事其必內而无私外而當理一惟天理當然之極而无一毫私欲之累則是仁以行之而君子之學庶乎有全功矣若此者非大人之德不足以當之故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言其德宜在高位而澤及于物者溥也

之者理也聚者理散于外必學以聚之也問辨者辨所聚也寬居者居所辨也仁行者行所居也節節相因到仁行是純熟地位无工夫〇問仁行何必寬居蓋學聚問辨尚屬口耳一邉便其涵養未純粗心浮氣即欲見之踐履則居之不安資之不深安能左右逢源而大公以順應哉故寬以居之之

不可少也仁行者恰好无私欲之累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重剛是性体之極其陽明者而所處之地不中盖上不在天如飛龍之乘御下不在田如見龍之游行其時其位有非可以旦夕盜也所可行者人事之進修耳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而无咎矣

九三九四皆日重剛以上下皆乾三四適當兩乾交接之處故曰不中照九四中不在人看來三之進修正當盡其在人者耳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

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重剛不中正當乾道乃革之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且中不在人則進修之事亦已盡而无可為者但欲其及時耳故或之或之者疑其可以上可以進而不敢輕遂為之也此致其所自試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人者以道為体道无私也故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四時之序无私闔闢鬼神无私吉凶皆道也大人一无私則道在我質之天地而合質之日月而合質之四時鬼神無往而

不合矣故或天地間有未嘗顯設之道理大人開先而剏造之是爲先天然天本有是理而大人不過洩其秘耳天何違于大人天地間有已然昭著之道理大人欽若而率循之是爲後天然天已有是理而大人不過奉行之耳大人豈違天哉夫天且弗違如此況于人者天之所生也又況于鬼神者天之所使也其得而違之乎天下信之鬼神依之固理之必然者尚何疑于利見之說乎

或問大人如何與天地合德蓋天地者无一物不在覆載生成之中大人者盡天下古今萬世民物无有不賴其覆庇養其生成者也故合德日月之明滿天地間曾有一物一處不被其照臨者乎大人者盡天下四海九州千古萬世民情物

故无一不在其照灼之下故曰與日月合其明四時當春而生至夏而長秋收冬藏各順其氣各依其候一自然而然之次第大人剛柔仁義以順而施弛張操縱因時而布各適其宜各當其可自然而然之次第即四時之錯行也鬼神者盈而害之謙而福之積善而慶之積不善而殃之其爲吉凶至公无私者也大人因人之善而好之因人之惡而惡之刑賞威福至公无私與鬼神之福善禍淫何異○又問天所未爲已爲何以驗之曰天畢竟无爲也大人者口代天言手代天工大人所爲即天也天所未爲乃上古前代未有作者大人方始爲之即是先天但見其思之也天即爲之啓其衷焉其得之于心而見之于規制也天即爲之相其成焉是之謂天

不違也天所已然乃前此已有作者大人從而稽述之是謂
後天但見其鑒歷代而斟酌者皆因風會之所趨而不敢強
也參群制而損益者一本世運之所宜而不敢拂也是之謂
奉天時天不違固見天之從也奉天時亦見天與之應也天
且不違而況于人乎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遠
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況于鬼神乎如風雲雷雨社稷山
川皆鬼神之所在而皆呵護竦戴之也然總是要狀他橫行
直撞與天為一故分个先後形容之一是嘿契一是奉行大
人渾身是天理耳○又曰大人身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
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体後天者先天
之用也先天後天二一則不是惟見天則者能一之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一)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之爲言也身有進退徒知進而不知有退位有存亡徒知存
而不知有亡物有得喪徒知得而不知有喪則昧乎理勢之必
然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矣彼固與時俱亢所以動而有悔也
求其善處亢之道而无悔者其惟聖人乎盖進極必退存極必
亡理勢之自然也聖人知其如是而處之以道非先時而警戒
則隨時而變通要歸于不失其正而已若此者非庸衆人之所
能與也惟聖人之德誠精而明明則有以燭之道圓而神神則
有以運之而已時有亢而聖人无亢无亢又何悔之有
知進知退聖人胸中原无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胸中原无

存亡也不失其正歸于不失夫道之正而已貞者正此也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于元而成于貞故聖人之体乾必歸于正蓋四德以貞爲智上九而妙此德必不至于窮此夫子所惓惓致之意也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此卦六畫皆偶上下皆坤則陰之純而順之至也故坤之名地之象不易焉文王係詞以爲坤天下之至順也人惟恐其不順耳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付物以无違此其于天下也何施而不可亦當得大通焉然坤何以順順于從陽之謂也故必謙恭巽志以統于尊性命

是從而无敢拂逆斯爲利牝馬之貞矣乾爲馬而牝馬則乾之配也乃取象焉夫君子而有所往當何如耶蓋坤陰也乾陽也以大分言則陽王乎先也義也而其方則東北也陰王乎後也利也而其方則西南也此則陰陽之大較耳故自其主宰綱維而知大始者謂之先自其隨倡而和无成有終者謂之後自其作威作福裁制自我者謂之義自其行所无事聽其自然者謂之利自其慎乃服命守分安常者謂之西南方自其越乃職守恃才逞力者謂之東北方故爲坤之君子若居先也則迷造端弗審肅克逢乎惟居後而退聽斯有得而无失也㡯必循其自然不煩造作而以利爲本焉故在西南則分以内也自有同類之朋協恭而共濟在東北則分以外也人見其侥倖之舉皆離

心而離德矣復安得有朋是故後而无敢先也利而无敢斷也往西南而不往東北也此之謂牝馬之貞也惟安于所貞而始終如一矯拂不形斯得坤道之善而吉隨之矣吉者即大亨之謂也

坤元亨與乾元亨不同乾无所不元亨坤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以人而論則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慈惠純良而不拂人之性自然在彼无惡在此无斁故謂之元亨也元亨緊承順字來順者陰之性也純陰順之至也然此順何居必從于陽乃謂之順如臣子之從君父妻妾之從夫主始謂之順也乾爲馬坤爲牛牝馬配乎牡者也北地馬群每千牝隨一牡而行不從他群坤之貞全在從

乾故曰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一句揔起下文先後不可
以事之首末言只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從陽則不失迷
與得猶言是與不是耳主利只是足後得之意本義云先迷
後得而主于利玩一而字可知利順也即故者以利爲本之
利與裁制之義相反彖傳曰後順得常順即利也文言曰後
得主而有常主者即此主利之主可見主利非後得之外別
爲一事也西南東北初非指天下之西南與東北方也文王
後天卦圖坤位在于西南此曰西南者取其爲坤本位以象
人臣本等服命本然位分也往西南者即所謂慎乃服命率
吾典常无敢踰越如文王以服事殷但自享于岐山无敢妄
弁之類是也是故同類之朋咸與同心合德以事一人協恭

共濟膠漆不足喻其堅矣東北云者後天卦圖乃艮剛居之
非坤陰本位也若從東北則是強梁跋扈方命負固如魯三
家晉三卿齊田常之類是也人心誰則與之強者怒于言弱
者怒于色舉國皆仇敵矣安得有朋先迷後得主利者明乎
臣子大義毋敢專制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者安乎臣子大
分毋敢踰越也合之德是順于君父蓋坤之道本如是也安
貞吉者應上文而結之猶言當心安意肯于此不可有一毫
勉強而或變遷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
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

慶〇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隨以君子配之蓋乾元與坤元非二氣其辨只在先後之間乾元大矣坤元亦爲至極而无以復加也是故萬物之有始者不知其幾而皆資之以有生焉非坤元則不成物矣然矜非自用也乃順承乎乾之氣以生之而要于成就若臣子之奉行君命无成有終者然是坤元之所爲至也而其德可易言乎哉坤之德厚載物原與乾德之无疆合故就其德之包含見裁用之弘而由此德之光顯見效法之大品物至此皆茂條達有不止流形而已者此坤之亨也然曷以利牝馬之貞哉牝馬地之類也順也行地又无疆焉順之至也以是知坤德之柔順承天而載物與牝馬之順同而坤德之順承厚載與

天而同其无疆者與牝馬之行地无疆同此占坤者必利牝馬之貞也而君子攸行可異是乎哉曰先迷者失坤之道也曰後得主利者得坤之常也西南得朋其類從之東北喪朋乃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是可見坤貞之不可失也君子患不安貞耳誠安于此貞而不渝焉則吉隨之謂其應地之无疆而得坤道之純也地之柔順必合乎乾之无疆則地道之所以常盛君子之柔順必合乎地之无疆則人道之所以常泰此牝馬之貞所以為利與

至自坤分內言亦到那至極處也大哉至哉何以別大以統天而為言至以順承天而為言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便是大哉之乾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便是至哉之坤○
乾元坤元以一氣初出之先後言資始者有其始耳資生者
從此成象之始生生而不窮也順承天照前統天看其順承
亦直貫到底與統天一般言順承其所統貫者一一奉行之
也○坤厚載物二句不專在亨邊說坤之德只是一個厚厚
故能載物而德合于无疆所以資生而順承者在是所以含
弘光大者在是此二句緩乃順承天之下含弘光大之上也
然以其含弘光大萬物隨之而亨却見坤之亨○坤厚非指体
質言也即其上文坤元發動至此而盎然充裕磅礴滿盈謂
之厚也載物非但以形体附麗言盖即上文資元以生之物
日生生于其中謂之載物也德合无疆者盖乾始則亨一氣

流行布滿既盡天下萬物而不冐之坤復而通一氣絪緼暨滿亦盡天下萬物而丕承之是坤之德有以妙合其无疆而陽施陰受寔爲相須以共成造化者也含弘者含而容之曰爲之涵濡養育弘則无所不含之謂蓋所以滋萬物之息者其氣无所不至也光大者宣而鬯之曰爲之昭晰發越大則光之達蓋所以顯萬物之出者其務无所不達也此四字揔是坤亨時節品物咸亨物隨坤而亨也洪者纖者高者下者各以其類各形其形舒暢條達无少鬱滯矣〇或問光大亨也咸弘何以見其亨曰此正亨時事也蓋物氣既萌物形甫肇政有賴于地氣含而育之乃日長盛凡人物初生未有不賴其母之含育者故坤之亨必以含弘言也〇坤之厚原合

于无疆則順承天施有萬古如一日故以牝馬地類一句發明柔順利貞以示君子之當行盖以彖言則爲牝馬地類以義言則爲柔順利貞然講解却在牝馬句而下句緊承云此所謂柔順利貞也○常即道也坤道只是个順順便是其常也故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順即是主利利字後吳而又順乃得坤之常道故曰後順得常○朋者類也陰性不能獨立利在得朋故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終克終也物極必反之意言其易危爲安轉喪爲得而有慶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盖柔順利貞地之安于貞也君子攸行以下君子之安于貞也地安于貞故與乾行不息者同而德合无疆君子安于貞故與坤順有常者同而應地无疆則

所謂資生順承厚載咸亨者皆在君子之一身故曰安貞之吉此安字即不習无不利之意○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是以牝馬之不息者明地之无疆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是以坤順之有常者合天之无疆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是以君子之体順者配地之无疆揔之一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上下皆坤則是地之爲勢一高一下相因无窮于物无不載之象君子一身負荷斯世匪厚德孰能勝之内主慈良外施愷弟舉一世甄陶而无外矣非即地之厚以載物歟

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厚德載物者以深厚之德容載乎庶物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六一陰始生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有世道之責者處斯際也若履霜焉則知堅冰之將至不可不防微杜漸思為善後之策慎勿使其滋蔓而難圖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坤之初履霜耳何以堅冰危之蓋初六一陰始生乃凝而為霜也陰之始凝雖微乎而馴致其道必至乎堅冰矣是他日之冰自履霜始也可畏哉

本文只以象言而小人必盛之勢自見于言外○始凝全在消釋不消釋上而馴致之令不可摧擊則養成之過也馴者順習而長成之也道即小人道長之道上六其道窮也本此

蓋事勢之來不知不覺因循積漸以至于此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就其德言之直矣而无枉焉方矣而无邪焉且其所爲直方者大矣而无外焉殆若天植其性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者所謂純德之君子蓋如此

直方分內外大即在直方上見人之生也直其本性也直則施爲舉錯自无不方直方則大不習无不利矣此是一串語

○直者在內念慮不失其柔順中正也方者在外事爲不失其柔順中正也大者念念皆柔順中正事事皆柔順中正也

○在本文則爲柔順中正在諸爻則爲得坤道之純究其所爲得坤道之純亦只是柔順中正而已○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源坦然由之而无疑也言其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皆不待思勉而自中道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動見以爲方矣此方何由出于直也由本体之直見化裁之方不習而无不利矣地道之光曷以加焉

君子之德全于動處可驗六二之動由直以爲方則內外合一而時措之皆宜是其大也不習无不利也地道之含弘光大亦不過是故曰地道光也○六二君子之德曷以地道言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之道即

地道也光文采也熟則光生則溢此常理也惟思慮不擾而
性体獨呈自然光輝發越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三居下之上有位者也以陰居陽有才美者也人臣之道善則
歸君以含晦其章美爲正乃可常久而不失即或從王之事亦
不敢當其成功惟奉職以有終而已
露才揚己最是薄德二含章美厚德士也含章即是貞貞即
其可守者故曰可貞或者設言也成專成也終代終也即或
從王之事无敢專成惟是代之有終此正含章可貞〇人臣
非无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未免于
偪王下必至于凌人渾厚朴實之意已斲喪而无餘天下國

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爲貞乎惟其有章

而含之无智名无勇功恂恂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无他技

臣道之正也无成有終畢竟含章君倡而臣和君先而臣後

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知含章耳可貞耳而其此盛矣自然以時而發越則其或從

王事无成有終者真乃識超尋常萬萬矣故曰智光大也

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人臣之道只是个无成有終三知

此道其識見超廓自非凡庸所及所以爲光大故凡人臣

而爭功能者皆闇于道者也○或從王事即設无成有終在

内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臣之道有不可不揚翊于外者有不可不韜晦于內者六四重陰正當韜晦之時豈可自露其猷爲哉必慎密若括囊庶幾乎免于咎矣若是而亦何譽焉

陰虛能受囊之象也括者結囊口而不出也出乎咎必入乎譽人情所不能免也四之意重在括囊以免咎而无譽非所計耳然无咎固難而无譽尤難必譽之絶始能咎之免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臣道以慎爲要六四韜晦若括囊然豈與世之肆爲无忌者同乎哉所以不害也

括囊者慎也无咎者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君道貴中也六五秉中德以居尊惟是敬其賢士体悉下情而不敢自處乎驕亢若黃之中色用以爲裳者然如是而操履之謙抑理道之優柔將必有婉美溫恭之軌而聿成乎和平之盛治者故爲大善之吉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乎外

此教訓也中順二字須認明五只是个中而帶順以爲言者坤体本順五有中德故合而言之耳非以中貼黃以順貼裳也若曰五有此中順之德必不自恃其尊貴而謙冲以爲理云耳要之中順非有二項道理順乃中的順即其順皆中道也而所謂中者又即順之純粹而精美者耳蓋其天然中節之和

呈爲一身之章溢爲庶政之文自修己尊賢以至柔遠人懷諸侯莫非溫溫克讓之体穆穆徽懿之德真若禹之无間文王之純亦不已故其象曰黃裳裳有文采意黃色中自然成文章也○乾九五剏業之君坤六五繼体之主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元吉文治也豈由襲取哉中德是具于內積之也深蓄之也盛是以徽猷謙懿之美自發越于外而不可掩耳

文即中德中具于內曰黃中中見于外曰黃裳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陽所不堪乃與之戰于野野戰非常度也以言陰勢泛溢无復限制也斯時也陽之所損者必多然陰亦豈能免哉

吾見陰之傷也卽其无上之心若以爲其色玄而冝則小人之雄矣非黄而何故曰其血玄黄然則爲陰者何利焉可以自儆矣

龍戰者陽禦陰也血者陰傷也玄黄者欲混于陽而終不能混也黄是本等色分玄則明其僭亂之意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之極其道巳窮必爲僭亂此龍之所以不容巳于戰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者知龍戰之不經也吾惟一于從陽而不變焉冝受其福何利如之

觀龍戰之傷則知永貞之利矣貞正也陰以從陽爲正也利

永貞卽利牝馬之貞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天地間之理未有正而不大者用六則始終皆一于正不惟以大始而且以大終也

乾以大始坤以大終不失順承之義矣此大字亦從乾上來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文言申明地道之順意曰坤地道也退然不敢以專主至柔也而承乾而動氣至卽發勃然其不可禦焉何動之剛也寂然不見其作爲至靜也而承乾之施賦形有定確然其不可易焉何德之方也卽其柔而且靜其所爲後得主利而有常乎而包含

萬象由此化極其光顯是則所謂動之剛徳之方也卽是以觀
坤道其順乎效法作成其功雖與天相配而无成有終寔惟承
天而時行焉耳吾謂乃順承天柔順利貞蓋如此君子者不法
其所謂順可乎哉
此章不必分解元亨利貞但極其形容坤道之順耳順者何
乾倡坤和陽施隂受盡之矣倡而後和施而後受分也分之
所安便是柔而靜倡而必和施而必受功也功之所成便剛而
方柔則无為剛則无不為矣然柔中之剛為而寔无為也靜
則无形方則有定形矣然靜中之方形而寔无形也此所以
不徒曰貞而曰牝馬之貞也後得主利卽牝馬之貞也柔卽
後也靜卽利也故曰後得主利而有常言得其常道也含萬

物而化光承動剛德方上來言盡天下萬物莫不有以包而
含之爲之涵育其根本培養其生意而其化日以光顯徹著
著著者盛也上文動剛德方只言其當生必生其生有常耳
含萬物而化光則極言其生物之盛也○夫其後得主利也
順也其含萬物而化光也亦順也合而言之坤道其順乎承
天而時行健順者天地之大分也時者天地之大概也承天
時行則是乾之氣未動坤不敢先惟乾氣一動而流行貫徹
于始亨遂成之間坤即順之隨其貫徹流行所至一一奉而行
之者焉坤道之順何如也蓋先天有爲非順也後天不爲亦
非順也惟其无爲而无不爲此之謂順此之謂坤道○或問
動剛德方何以別曰動剛就无專成中能效用者言德方就

无作爲中有定則者言德方稍在動剛之後大傳曰效法之謂坤能效是動剛效法是德方聖人之言之妙如此○後得主利彖着人說此何以地言曰此正理之合一者无成而代有終地道也言人道亦可言地道亦可○或問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亨此欲驗其所謂動剛德方者何也曰坤元見之于資生坤亨見之于光大利貞者即此資生光大者成其終耳此曰含萬物則資生光大俱未著而化光則正見其所謂資生光大者而成其終也非動之剛所含之萬物何爲而化光非德之方所含之萬物不幾于殽錯而不齊哉此所謂後得主而有常正其所謂柔順處而含萬物而化光可驗其所謂動剛而德方也且前云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此但云含萬物

而化光不及成咸亨則前之資生後之利貞統其倫于化光二字矣〇卦詞先迷後得主利以下凡數語彖傳一一明釋之不見其爲煩此只就後順得常四字斷作後得主而有常一句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之意悉具其中不見爲略真是聖人之文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之召慶不善之召殃理之可必者也而積善之家之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之必有餘殃尤其理之可必者也若曰臣弒君子弒父豈一旦能致此變哉蓋之有漸而不覺也臣子一念之

之不善使君父辨之早而折其萌奚以至此及其惡已成而後
辨則何及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其辨之不早而順習之以
至斯極也有世道之責者尚早辨之哉
由辨之不早辨極說繫上辨字以今日言下辨字以前日言
積由于漸漸由于不知辨則長成而順習之矣此順字節馴
致其道馴字蓋謂之漸則其幾微之間有先見而人莫之覺
者乃禍福之所由分而辨之不可不早也此因一陰始生垂
在不善上講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
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何也此心本体之正固如是也方者何也此心裁制之宜

固如是也此六二直方之所由名也君子當何如敬者一心之主宰也不敬何以能直必其存諸心者戒慎恐懼而无一毫怠肆之失則天理常存不期直而自直矣義者處事之權衡也匪義何以能方必其措諸事者當理合宜而无一毫偏倚之累則物來順應不期方而自方矣敬義既立而德何患孤乎蓋敬之至者外必方外不方不足謂之敬不足謂敬是德之孤也義之至者內必直內不直不足謂之義不足謂義是德之孤也今既有敬以涵義之體又有義以達敬之用則內外夾持表裏如一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德自充滿盛大而不孤矣何大如之內而念念皆天理則內不疑外而事事皆天理則外不疑內外坦然而无疑則暢于四支不言而喻發于事業隨處而當何利

如之正所以不習无不利也

直其正方其義直指本体无工夫工夫全在敬義敬義俱是精神竪立處敬是自家精神主持得定義是自家精神處置得宜敬之精明條理處即爲義外義之說非敬也義之整齊嚴肅處即爲敬外敬之說非義也古之聖賢雖如尸如齋而物情民故无一不了了于胸中雖萬感萬應而一念惺靈未嘗馳逐于外良以敬義之並立耳若曰正以直內則无頭緒之可言矣○不孤即是大則不疑其所行也則字甚緊切此是直說其行之无不利處所行甚麽行其所立者也敬義立而不孤便見之行事矣疑滯礙也欲直則未能直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赴之是滯礙也工夫未純熟故也不疑

是不勉而中○小人惟多愧也故居則畏動則疑君子心惟主敬也故內直推其直于物故外方直在其內方在其外隱然如名師良友之在吾側也是以獨立而不孤夫何疑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雖有才美而含之不露可以時發而從王事矣或從王事不敢有其成者非其才有所不足不能成也乃其分之不敢成也何也法象莫大乎天地三綱莫大乎夫妻君臣天統乎地夫統乎妻君統乎臣皆尊者倡而卑者和之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皆不敢先自主也一如地之无成惟代天之終耳蓋天能始物不能終物地繼其後而終之則地之所以有終者終天所未

也地不敢專主其成而且有其終故曰无成而代有終也六
三爲臣乃當如此
道本來道理當如是也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
始而僅終其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
也
六四之括囊何也天地變化世道開明則草木之无知者且然
蕃茂況人乎賢人亦无樂于隱矣若天地閉塞而不通則賢人
必斂德以避難此其所以隱也坤本陰卦六四重陰又不中則
陰之極矣正天地閉塞有陰无陽不能變化之時也故當謹守
不出者以此

天地變化非春夏發生之謂也天地閉非秋冬肅殺之謂也此天地變化即董仲舒所謂聖人在上陰陽調風雨時者也蓋陰陽之氣或極偏或極亢皆滯于一偏不可言變化也惟二氣流通庶徵各以其時而至是天地變化之時是故百穀用成庶草蕃蕪又用明俊民用章矣天地閉者董仲舒所謂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之謂也蓋或恒于陽而不交于陰或恒于陰而不交于陽二氣閉塞庶徵隔絕是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矣蓋言謹也謂爻詞之所云者正謂其天地閉之時當謹密自守而不出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曰黄裳元吉黄者中也君子一中具于其内則盡天下之義理何所不貫義盡義理之精微何所不晳盖通而且理者故知尊位非所恃也位雖正于王公億兆之上而居軟下体心常在于王公億兆之下斯六五之所謂黄裳也而其美可易言哉美在其中極通理之妙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莫非一中之發越而驕亢之不形誠美之極至而无以加者元吉之治其以此也夫

黄者中德也中者内也黄中者中德之在内也通者豁然脉絡之貫通无一毫私欲之滞塞也理者井然文章之條理无一毫私欲之混淆也通理即是黄中處盖黄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

言黄中而必以通理言也正位五尊位也体者乾坤之定体也乾陽乃上体坤陰乃下体言五雖在尊位而居下体此二句統釋黄裳之義而下文復贊美之以見元吉之意美即黄字中即内字暢四肢發事業即其在中之美所暢也○此段本義无中順字而正位居体緊根黄中通理來言有此中德則其正位自不居于驕亢而居于下体也美在其中節又緊承上二句來言中德具于内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莫非是物則其美誠極至而无以加矣此是一氣語俗解上分中順而下合言之非也○一說坤无君位五乃陰之正位與乾之九五相對故曰正位居体即乾乃位乎天德之位也蓋五以陰居陽故曰美在其中暢明内蘊陰体虚含自中自正自

畢自然自有四肢久暢之容理之通者動夫四体也理不中通神不撑体四肢皆形骸之粘不為吾用矣通暢發揮雖在坤而寔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為尤盛也三為坤之全体猶在下卦之上故雖美而含之焉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内方外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君子敬義夾持涵養熟矣操存固矣胸中洞然事理渾一更无疑滯謂之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居此体也非正五之位將何居焉六二直内方外而致其方至五之黄中通理則内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

○潘子醇曰智慮外通所見者在彼故知人者智黄中中通所觀者自性故自知者明所見者在彼体亦從而與之旁行

所觀者自性体亦從而居于正位正位者自乾坤未成列而所謂真君者居焉獨于坤五明之者坤歸藏者也正位居体如龍蛇之蟄而五无冲氣爲精神之全中正之至者也故五行之土五色之黄五聲之宫五味之甘所以各尊于其類者皆此理耳黄中通理以徹其原聖人所以造上達也正位居体以止其所聖人所以未始出吾宗也按此說居体二字極細本于東坡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陰至上六幾不復有陽矣然陽雖甚微名分猶存不容泯也當其時人雖知有上六而已豈復知有陽哉聖人恐其无陽也故

特稱龍以見其猶有龍在人心終不忍忘不可侮也血陰物也稱血者何以明上六雖不安乎臣類而豈得遽離之亦離乎類則當戰之時陰陽俱傷不獨陽傷也夫玄黃者特陰陽混雜時耳若天地之正色上玄下黄判然而不可易者也噫聖人言此其扶世道正人心之念亦深切矣哉

疑者疑似均敵无小大之差也蓋言陰盛之極其勢將相凌逼不能以相承如小人之于君子亂臣賊子之于君父夷狄之于中國日事僭擬日行侵犯此豈容坐受其攻而不爲之禦耶理必戰之故其詞曰戰也○或問陰陽均敵則是陰盛而陽亦盛也何以謂陽衰耶曰陽統夫陰陰制于陽者也苟非陽衰陰豈能均敵之耶故知陰之均敵乎陽陽衰也扶陽

無別法只是抑陰勿令縱肆而巳抑陰政以扶陽也〇天者陽始于東北故色玄地者陰始于西南故色黄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此卦上坎下震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爲屯蓋造化之氣鬰而未舒則在物爲勾萌之未舒在世爲多難之未泰恒相因也夫屯難之世天之所以開聖人也將終焉而已乎況險中能動是有撥亂興衰之才者故不終于難而當得元亨然必正焉而後可以亨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也必不輕于所往而後可以亨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也然大難方殷无主則亂故當立君以統治之初九陽在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者又必從人心之所屬望立之爲主斯利矣

動夫險中未是便出險但險中能動便是有可出之機故以大亨屬望之利貞宜于正也以德服人以仁義救天下心是

也有攸往悉于往也盖志逐于功利務爲侥倖以圖進取苟得者也即利貞之反也此是足上句反復丁寧之耳初九陽剛一索而得震者故曰成卦之主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之後一索得震而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合震坎之体而爲屯也又其義爲動夫險中能動是其才足以有爲故得大亨在險中則其時猶未易爲故利貞震爲雷坎爲雨皆陰陽始交之所爲雷雨交作在在滿盈萬物始生屯而未達之象天地造始之時也造始之時草昧冡穢衆无定主初九以陽居下群陰之所歸者宜建之以爲侯然更當畏慎心經理未可遽爲安寧也

斯則濟屯者所宜知哉

始交者震以一陽交于二陰也坎爲難以一陽陷于二陰也震爲動坎爲險以卦德言卽義也上坎下震故曰動乎險中動者奮發勇往之意本有才講大亨貞者大亨而利于正是一氣語勿用攸往意卽在內不須提矣雷雨以卦象言滿盈盈滿于兩間也卦中只是雷雨之動滿盈却從此看出天造草昧來非以天造草昧卽雷雨滿盈也草者如草之不齊昧者如天之未明分貼雜亂晦冥四字天造天之所造作也天造如此則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之然不可謂建侯便寬心无事必須憂勤兢業不遑寧處方可撥亂反正以成靖難之功如更始旣立日夜縱情于聲色則非不寧者

矣此聖人濟屯之深戒也○東坡曰屯有四陰屯之義也其二陰以无應爲屯其二陰以有應而不得相從爲屯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充滿潰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若將害之霽而後見其功也天之造物也豈物物而造之聖人之救民也豈人人而救之亦付之諸侯而已然以爲安而易之則不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而未沛其澤屯難之象也屯難之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全賴君子之匡拯如何而定其所未定如何而明其所未明此經之謂也而即其所定所明者又有條理節目之不同此綸之謂也君子以經綸則匡濟之畧畢舉而屯其可亨矣

象言雷雨象言雲雷象言其動象著其体也上坎爲雲故曰雲雷屯下坎爲雨故曰雷雨解經綸治絲之事也草昧之時天下政如亂絲經以引之綸以理之俾大綱正萬目舉正君子撥亂有爲之時也○建侯者人也經綸心也國王于侯事王于心故經綸從心上起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陽居動体本足以有爲者但在屯難之初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審時度勢未可以輕動有磐桓之象焉此貞也利于居此貞而勿用有攸往可耳然其以陽下陰爲衆所歸則亦從民之望建以爲侯非貪一已之富貴而期有濟于天下者也何不利之有

磐大石也桓大柱也俱難動者本義未可輕進義亦相通但與磐桓二字不貼○凡爻詞一氣說下初九有磐桓之象有居貞之意有侯之象曰磐桓利居貞建侯皆爻詞也若謂初九磐桓占者利居貞利建之爲侯則不成文理耳磐桓卽貞居貞卽勿用有攸往此亨屯第一義利建侯是亨屯第一事初陽在下爲成卦之主故特發之利建侯者利在民利居貞則利在已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之時以經綸爲正初九雖磐桓不動而其志未嘗一日忘天下惟欲行之所以居之也其志誠欲行正則能以超群邁種之德而究心于安民利物之圖天下之人歸之故宜利建以爲侯

也豈无本哉

行與居對居者居所行也行者行所居也全重一志字貴賤

以德言初九陽德可貴者也居已安民民心歸之故能大得

民耳以貴下賤緊頂上志字來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濟屯以能進為然亦顧所守何如耳六二陰柔中正有應于上

而乘初剛則雖欲上達而无由者故詞擬屯邅象擬乘馬班如

馬然初九之心寔非為寇而欲與之婚媾其情又甚難却者二

誠守正而不渝則教窮理極將必與正應合而屯邅班馬皆所

不必計也

屯如邅如是正意乘馬班如是屯邅之象揔言其不能進也

初之難二非欲爲寇以二近巳欲爲婚媾康屯之情可見矣然人之妄求橫逆者可却殷勤求好者難辭于此持正不許方見君子之守不字不字于初也乃字乃字于五也男子冠而字女子笄而字臣之從君猶女之適人也○東坡曰六二志欲從五而内忌于初故屯邅不進矣夫初九屯之君也非寇也六二之貞于五也知有五而巳苟異于五者則爲吾寇而巳吾焉知其德哉故以初爲寇而曰吾非與寇爲婚媾者也然且不爭而成其女子之貞則初之爲德至哉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中正有應豈其不能進哉屯邅之難所乘者剛耳乘剛而不與至于數窮理極得復正應之常其守亦足稱矣

乘在其上也剛初九也以爻位言只過近于初耳常正應也
以正自守終久必通故曰反常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濟屯必恃才德而有應援六三胥失之矣妄行取困其所必然
者君子當此幾不如舍去之爲愈若往則徒取羞吝而已
廓清宇内如射獵然不貪不幸一守虞人之法此其善物也
六三反是故陷于林中而鹿終不可得矣○君子幾不如舍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人皆有此幾而率昏于利惟
君子發定識明一見輒有分曉故就六三之昏于欲者提出
君子幾不如舍之詞以醒之而尤恐其必不知止故復戒以
往吝吝者自吉而向凶之謂如此爻惟入于林中凶矣然却

有可以吉的道理在不見此吉幾而必往凶由此起矣故曰

憂悔吝者存乎介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大抵經綸以濟屯吾盡吾事耳何可萌貪幸之心六三卽鹿无虞由其心之從禽利令智昏故也君子舍之君子之幾也不見幾而必往自取羞吝以至于窮矣曷尤哉

從者以心從之之謂是心貪乎禽也貪心勝故不免于躁无虞之謂也舍則不往往則必吝之謂幾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有經綸之責者必仗陽剛之才六四陰柔不能有爲欲進而復止其若此屯何故擬象于乘馬班如然大臣之濟屯不必盡出

于其身也初九守正居下以應己是名世之英而抱援天下之具者求之以尚往屯其可濟乎故與之吉无不利

六四近君故宜進陰柔无力故復退乃以乘馬班如象之震爲長男婚媾之象求者四求之也吉无不利連看能濟事曰吉而吉之中又无不宜曰无不利往者往以濟屯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訑訑自足而詬賢者闇于討也六四求賢而往既知天下之屯責成于吾身而不敢以用其智又知當世之傑克成濟世之功而不敢以蔽其賢可謂明也已矣屯其乃亨乎

卦例上爲往下爲來明兼自知知人上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值屯之時先沛膏澤以收人心九五坎体爲膏本可弘施于天下者而陷于險中屯歛不發是所謂聚財殖貨之君也君而惟利是圖于一身之計得矣于天下大計何財聚而民散皆爲而身亡其凶必矣故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人君計一身是小貞計天下是大貞屯其膏者計一身不計天下非經綸之大道也是就小大而別其吉凶一說小者必貞而後吉大者雖貞亦凶甚言其不可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天下徬膏澤于君若望雲雨之施屯而不發其施未光也何以解天下之鬱積乎然則君心之屯即世道之屯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也无不可濟之理而才之弱應之失又處于時之不可爲未有能濟者也然則上之乘馬班如其大槩于二與四乎終自傷悼而已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變則通通則久易道也而不自振至泣血漣如焉變通安在哉而何可長者所以深悼之也

總論

卦中二陽皆可爲主但五坎体陷而失勢初震体動而得時故初又爲卦主六爻皆從初立意彖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只是以濟世安民爲主便是行正便是居貞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此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名爲蒙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然亦豈終于蒙哉蓋聰明可以開而悟也義理可以啓而明也是有亨道焉顧所以亨之者何如耳卦体九二爲內卦之主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凡亨蒙者非我可往求童蒙也乃童蒙自來求我也及其既來之後凡有所叩必如初筮之誠則告倘如筮之再三則瀆我矣瀆尚可以告耶至其所以發之之道又必皆出于正以孝弟忠信之事仁義道德之理涵育而培養之然後蒙可亨也

童蒙求我猶是執贄摳衣來及門耳至于初筮方是致德問

業有所卽請大抵筮者初心果是尋心致志欲憑所値以決吉凶若再筮三筮則以初者爲未足憑而有疑二之心矣其在童蒙非有初問再問之云也只是卽問意思當極精專不可疑二一如筮者再三耳利貞蒙者之所利而亦發蒙之利也

亨以蒙者言以下主發蒙者言

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名爲蒙者其象山下有險則地之所處旣不得以自伸其德內險外止則心之所運又不能以自達皆蒙之義也曰亨者蓋蒙者物誘未加天真其欲動固有可亨之道因其可通迎機而啓

之斯沛然矣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五之志自應于二相孚契之深也初筮告者二有剛中之德師嚴則道尊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蓋問至于再三而亦告之則非惟蒙者之瀆我而我亦為瀆彼蒙矣故不告也而其為利貞者取焉蓋學者學為聖人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者正而已入聖之域雖在將來而作聖之功正在今日當蒙時養之以正雖未即至于聖而聖域已由此而漸開矣此所以利貞也

卦詞亨字既于蒙者說則彖詞以亨亦就蒙者可亨上說行時中者不先不後時雨之化也便非蒙者之可亨則時中之教將安施哉志應雖專主五應于二然二因其來學亦有俯就之意相孚契也剛中重剛字不重中字只是師道剛方必

待其誠而後告之也瀆蒙者非徒无益而反害之也發蒙即
養蒙教之以正者自有培植涵養意思在聖功乃功夫之功
非功效之功○李卓吾曰方其止也混混沌沌莫知所之童
蒙如此聖人亦如此雖欲不止其可得乎故曰山下有險險
而止蒙夫以險而止則必以亨通而行及其行也聖人如此
童蒙亦如此雖欲不行又可得乎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言時止即止時行即行即此便是時中聖人與蒙无異矣此
以止字形容亨通○東坡曰蒙者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
正也蔽雖甚終不能沒其正將戰于內以求自達因其欲達
而一發之迎其正心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達而
強發之一發不達以至于再三雖有得非其正矣故曰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彼將內患其蔽卽我而求達我何爲求之夫患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則正心不勝正心不勝則我雖告之无自入焉故初筮告者因其欲達而一發之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發之不待于欲達而至于再三也蒙亨以亨行者言其一通而不復塞也夫能使之一通而不復塞者豈非時其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乎故曰時中也聖人之于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可則置之所以養其正心而待其自勝也此聖人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有泉出而遇險未知所之若人蒙稚未知所適者也曰蒙蒙有養正之義故君子以果行育德體之見善必遷聞義必徙

不畏難而苟安庶幾日有就月有將涵育此德以底于成是君子之所以善体蒙也

育德工夫全在果行上果行言夫此心之必行也育德者行有所得于心從容涵泳之也此是君子自家工夫泉者必行之物然出于山下消消未達亦多瀞行之意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在下近比九二剛中之賢故有啓發其蒙之象然發蒙之初利用刑人以正其法庶小懲而大誡蒙可亨矣若舍脫其刑人惟以和悅往教之蒙豈能發哉吝之道也

陽明陰暗上明下暗初六兩重暗故利用嚴舊說脫桎梏是以寬濟之殊欠直截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教之法不可不正故利用刑以懲戒之使其有所嚴憚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以道覺斯民者要咸歸于化育之中而其術在因人以造就九
二任斯世之責剛而不過盡天下之顓蒙而包容之有得于敷
教在寬之道者且以陽受陰隨蒙者之所至而成就之有得于
因材而篤之道者世有若臣焉非無之家其盡啓乎君父之托
其不虛乎故周公再命之以吉而以子克家與之
君子能包容天下之蒙方盡得吾之分能成就天下之蒙方
盡得吾之事故皆與之以吉能承君父之托而不孤其厚望
方是克家之子故曰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上不委任即有師世之歎其安施下不能堪其任即有君父之託其安稱二與五相應而相成故夫子以剛柔接也申子克家之意

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也剛柔接以九二之得伸其才言也

九二上遭際于五而六五下委任乎二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正全奪于外誘者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取女言莫用婚娶此女也曷以故言其見金夫而即委其身也娶以為配祇足貽閨門之玷而不能成內助之功何

利之有此全是假象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者赤子之真純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謂真純未鑿而克順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謂由此以保真純而克全此順也六三陰柔不中正全奪于外誘而喪其真純是行之不順者所以不可教與

舊說作慎字與後二順字不相協似非夫子之旨○婦局以可納順在也女局以勿可娶順亡也

六四困蒙吝

蒙者之得亨全賴明者之開發六四不得剛明之師安望其能通乎所謂困而不學民斯下者吝不待言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實謂陽也六四上下皆陰蒙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
隔三欲從上九則隔五遠隔于實者也故曰獨遠實獨者言本
卦之陰皆近夫陽而四獨遠之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則不恃聰明渾然一赤子之心不知
貴倨凛然承師傅之訓而其德業之成就有日進于聖賢而不
知者故曰童蒙吉
以剛柔接合觀之此爻宜作幼冲之主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爲稱童蒙順以巽于二也順則真純之不鑿可施輔翼之功矣

則拂逆之不形允佩剛中之誠此其德業之成就安可量哉

順卽柔中巽卽應乎九二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雖然顧所以擊之者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擊之乃所以害之何利焉惟捍其外誘以保其貞純則其擊之者乃所以激厲長進之也何不利之有

爲寇者是責之以所未能知所未能行也禦寇者爲之保護其良知良能也爲寇寇在我也禦寇寇在彼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因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蒙可亨矣

利字正因順字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爲利也

䷄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坎合体之卦剛健而不陷于險其名曰需需者待也天下事有不得不從容以需待者祇恐其心之欲速行之苟且耳心若誠實而有孚是眞能待也則中常泰然有光明洒落之休事能循理而守正又不苟于待也則行皆盡善有体信達順之效即以當天下之大事此孚此貞自可以通人心達事理而不患其无功者故曰利涉大川

誠實能需曰孚中孚而不失其正曰貞光亨就心言便有吉意在吉就事言是本此光亨來涉大川是當大事之象本此孚行此貞天下大事自不難集所以復許其利涉○程傳云

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于中有孚者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此作一氣說其義亦長蘇紫溪云需一卦是聖人涉世學問中庸言素位而行而極之夷狄患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見得到乃所以能需處有孚誠也一真爲主萬感不入也光亨明也樂天知命故不憂貞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此皆天德用事止于至善吉道也故不特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即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无入不自得矣何利如之本程傳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天下事成于安詳而敗于欲速需之云者須之義也坎爲外卦險在前也其可以不須乎乾以剛健臨之欲速躁妄之不萌徼幸苟且之不事如此豈陷于險又何復困窮之有此需之義有關于天下國家之大者詞曰有孚光亨貞吉何取哉九五爲在險中與乾同体剛健中正故即其位則天位也居尊臨卑操可以取必之權而語其德則正中也天德用事不萌夫躁急之私是以其中常泰其事常正而亨吉之効有必然无疑者即此而往往則无不可致之治无不可集之功而况其小者乎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論做事須奮精神以向往論處事須耐心志以待時需須也正從容盤耐以待之之謂也險在前政見其需剛健不陷正

見能需之吝聖人以義處事故曰其義不困窮○陰躁之人
躁行取困而不知已陷于險剛健之人見得明守得定寧守
正以俟時不行險以僥倖故必不至于陷○天下事皆須寧
耐而况治天下三年有成必世後仁可急遽以求其効乎九
五位天位而正中无爲守正總見小欲速之私精一執中絕
苟且計功之念其存心必誠而作事必正此有孚光亨貞吉
利涉之詞所由係也正中渾看爲妙不必分貼孚貞此因位
天位句故以人君治天下言之利涉大川雖本卦象來大子
語意只一氣往有功者本此孚貞而往也○需是徹上徹下
的道理傳曰位乎天位以九五得天道之純耳天道即乾卦
位乎天德非重在尊位也正中二字乃天道本然如此人而

正中則純夫天而不問以人矣大都人之一心稍有不瑩世昧得以溺之近利得以動之禍福利害得以恐之憧憧後後之不暇而何以能需一純夫天則如太虛流行萬境洞徹順逆禍福直視之為晝夜之序矣而安得不需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需也小人行險以僥倖不需也此天人之辨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時而彤雲密布時而飄忽太虛皆不過順其自然而无一毫安排急遽于其間此需之義也君子脩其在己聽其在天坦坦蕩蕩于朝夕之間一切盈虛得喪皆是浮雲太虛境界何必戚戚遑遑為哉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飲食宴樂只是形容乎貞之外无所作為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以去險遠近為深淺初未近險而九陽剛則可恒者故其詞曰需于郊以郊曠遠之地世情不染物累不攖也守此恒而不變明哲以保其身何咎之有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當犯難耳君子置身于名利得喪之外而游神于恬淡閒曠之鄉自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守常守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吾不失吾常何咎之有

失常便犯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二漸近于險故曰需於沙沙者水之所必至也而剛中能需雖不至于喪身敗德而小有言語及之然又當自定何必介意故終吉

人之處世非宜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于風波亦不能不閱情者要之求全之毀何損日月之明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需于沙若近險矣乃其心寬然无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容毀不加踈故雖小有言而以吉終也

初可以遠害而不可以濟時止得无咎而已三則太迫險而致寇使非敬慎敗且不免况望其他乎惟二進不入泥退不

在郊處將用未用之際而又以剛處中與五相應異日濟險必是此人需之至善者也然目下所處未免致人之疑初則疑其不能退而遠有所避三則疑其不能進而大有所爲所以小有言語及之而天下之險卒賴以濟故曰終吉王輔嗣所云近不迫患遠不後時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逼近水將近于險矣寇之地也三居健体之上才位俱剛進不顧前寇逼于坎故有需泥寇至之象占者其可不慎乎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謂外卦災在外者言災近己身而在目前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致寇自我也若能乾乾惕若敬而且慎則亦不敗矣

敬慎不敗尚救得一半也乾三爻皆剛健不陷然其中亦有
分別初之无咎其以恬乎二之吉其以衍乎三之致寇其未
知敬慎乎初如伯夷太公待天下之清二如郭有道之脫于
難三如范滂李膺等之罹于災是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交于坎已入于險故有需于血之象然與初爲正應使其乾
剛之力不陷于險是出自穴也雖險不險矣
穴中而出故曰出自穴猶云至自其處非得初陽之力不能
濟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聽者聽乎初也六四柔得其正順也柔順聽乎初故入險不險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凡治不可无勵精圖治之心不可有欲速計功之念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所當為者已无不為矣今但酒食以需之而已此需之貞也三年有成必世後仁其所馴致乎故曰吉

　需者時也此時更何所為只可安靜以俟之而已酒食即大象飲食宴樂貞即彖之孚貞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求治太急以內多欲也九五中正其所養者純所守者定雍容不迫若出于性成者有以治之既施亟亟然圖効乎

　此中正即彖傳正中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是陷而入于穴者三陽需極而進其不速之客乎則終賴其力而可獲吉矣天下事儘有意望之外而藉以成功者要在明敬之之義也

不能需而入于穴是勢所必至者是上之本等敬不速之客是理之所當然者亦是上之本等素患難行乎患難正是此等事故无入而不自得必冀望于意外之來或來而不能待之以禮則行險僥倖者之所為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以陰居險極為不當位然能敬不速之客或可仗其成功未大失也此所以終吉

䷅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乾坎合体之卦剛險相接天水違行曰訟文王曰訟非人之得巳也必有孚而見窒方宜辯以自直耳是可不兢兢惕于中乎惕中則必不求勝焉而吉若終事以求勝焉則凶夫一吉一凶若此其昭晳也見大人則據理者可以獲伸而利涉大川則好剛者終以冒險而不利夫一利一不利又若此其明著也訟者觀其變玩其占則剛心勇氣必退自消沮而安處理之常勝矣

有孚窒是原其所爲訟者見訟之不得巳也惕是警惕訟者之心令之自畏懼也惕中卽有不終訟意終訟者惕中之反也見大人則是非曲直有所歸命涉大川則是不問虛實是不擇利害而爲之者○訟之卦只是欲使人无訟耳訟人之心不可有自訟之心不可无人人自訟世之所以无訟也夫訟

不過爭曲直之間耳縱使吾心无他吾事本寔而爲持勢所沮不得自伸猶恐是非一開禍害立至且退而自訟惕然自動其中心則偏陂好惡不形于內而能置身于不爭之地吉道也必欲終極其訟爭端從此結矣非凶而何然世必有使民无訟之君而後有无訟之民大人以中正爲覩于上而民快睹于下道德齊禮慫是與非斯世之利也不然者上无明王下无良民舉斯世而入傾險之俗淪胥于淵而莫之止矣其何利之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曷以訟名上剛而乘勢以陵下下險而挾奸以伺上是訟之由也且內險而蓄其陰謀外健而張其血氣亦訟之由也訟則非美事矣曷以有孚窒惕中吉與之謂卦体之九二一剛來而得中也陽寔陰虛有孚明甚陽陷于陰窒而知懼故其始非无情後非求勝則吉也又曷以終凶戒之謂訟之不可成也不如其已也又曷以利見大人尚九五之中正則无偏聽之患也又曷以不利涉大川謂以剛而乘險有入淵之危也究所以成之由教所以訟之道委曲開譬必令相安于无言靡爭之地是聖人之所以生萬民者與

訟本是无情者是无忌憚者是必欲求勝者何取于有孚惕中蓋九二一剛來而得中則其所存主者一誠自然知微惕而

不獨其事故以此詞與之九二剛也坎在需爲上卦在訟爲下卦剛來者自外卦而來也惟剛而中所以不克訟訟不可成是論其理也尚中正入于淵俱以訟者言尚主也卽利見之意入淵則入愈深而愈險也夫使以爲淵者訟之過也雖未有不起于爭今又欲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爲深而已尚中正卽是惕窒中正者无私也入于淵卽是終訟入淵者不返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情兩相合則和兩相違則競天與水違行訟之意也君子曰訟不起于訟之時起于始之不慎而終至于爭也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順乎天理合乎人心而无有豫其後者訟端斯可絕

矣衆人知其著求伸于相違之時君子知其微特慎于作事之始吾以是知聖人之慮遠也

天與水始只是一氣至行相違而天淵隔矣作事謀始不謀之違行之後而謀之未行之初欲其念念皆純乎天而不入于淵也大凡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吾人之心未有不慎乎始而能令厥終者一念而慎則如火始燃如泉始達而禮讓之風成焉一念而不慎則消消不息星星不滅而爭競之俗熾焉故曰事有終始慎獨始无訟終也不謀始而終凶宜矣○易因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而中與終不必言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當訟之時所事在訟初六陰柔居下不永所事蓋畏惕之心勝而非逞雄剛以窮極其訟者比也即小有言終可獲吉矣聖人于訟之初而善其中止也若此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非美事原不可長者初六有見于此雖小有言其辯終當自明矣故不永所事而終吉

不可長長者必至于成也故以爲戒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得下之中旣知其理之不必逞而上應九五又知其聽之无所私故當訟而不克盡自處

畢約以求免焉蓋明義理識時勢而非世之不量以求勝者之可及也夫何有焉

逋其邑人三百戶狀其自處之卑約耳不則是猶有競心也歸而逋其人云者從旁觀者之詞其字作于字看災患之謂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之不克訟則歸而逋竄失其故何也上下本无訟也九五在上至公无私若猶嘵嘵而不服則是以下訟上矣患之至非任掇之耶

此見二所以歸逋之意本利見大人來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與上九爲應舊德也二與四欲掇之而強施德焉三者

但知有上九而已不知有二與四也故曰食舊德夫惟其知有上則貞而二與四若將甘心之則厲然厲不勝貞而終得吉也其或從上之事則不敢專成惟上九之所命不然恐有成功之疑也〇三若舍上九而从二四訟端起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之食舊德者惟從上九則吉也豈宜他有所往哉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人而好訟則其心與正理相背馳矣九四以剛居柔是訟而不克者而反就于至理渝變其心安處于正之人也人惟循理守正吉隨之矣

命是原賦于天之正理終身不可違者故曰復貞是今日所

宜處之正理即訟不可成者也故曰渝變復而即便渝而安

此先後何法之妙也四以不克訟爲復非必旣失而後復只六

不克訟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者亦皆不失之意蓋以理

之得失爲吉凶非以其事之得失爲吉凶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夫人患不即命耳安貞耳復而即之渝而安之何所失哉

九五訟元吉

五居尊位爲聽訟者以其中正之德化乖戾之俗而訟自歸于

无訟息言靡爭此大善而吉也

不曰聽訟而曰訟言訟者遇之而无訟所以爲元吉所以謂

之利見大人若以聽訟盡善爲元吉則小矣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五之能使民无訟者豈有他術哉惟其德之中正而已中則不偏正則无邪使民无訟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剛居訟極不勝不已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使終訟而勝望外之獲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耶不崇朝而三褫之矣是成亦敗也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錫帶出于或然見其无必勝之理終朝不免于三褫見其有必敗之道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夫以訟取勝而受服也周公以爲必見奪夫子以爲設或不見

奪亦不足敬也若思其不足敬之心尤可耻于三褫矣

東坡曰六三上九之配也二與四嘗有之矣不克訟而歸于上九上九之得之也譬之鞶帶奪諸其人之身而已服之于人情有赧焉故終朝三褫之既服之矣則又褫之愧而不安之甚也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于无眚與吉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訟者自多其勝以夸其能不勝者豪其惡訟之禍吾不知所止矣故勝者褫之不勝者安貞无眚此止訟之道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坤坎合体有順而險之義其名曰師文王曰師非聖人之得已也不正可乎必也順天人行吊伐而所至若時雨是貞也是師

之第一義也然將非其人所係不小又必重專城嚴授鉞而惟
當世之丈人任焉斯師出有名而威靈著兵行有紀而勝筭昭
可以奏蕩平之績而免于窮黷之譏也所謂吉无咎者蓋如此

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不得其正則師出无名不擇其將則將不知兵故必以正而任老成之人纔吉无咎○貞丈人不乎對貞是行師大主意丈人是其中大節目吉以事言戰勝而攻取也无咎以理言非窮兵而虐民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興師必以衆師者衆也動衆必以正貞者正也卦体一陽居中五陰皆所左右具茲義焉行師者誠以仁義之心行誅討之事

而左右其民之一于正則可以順天心答民望而爲天下王矣
然必重丈人之選何取焉卦体剛中而應不柔不猛之德簡在
帝心卦德行險而順爲弔爲伐之師罔違民志以此老成之將
除殘于天下民不謂毒而樂從之功成于一舉難靖乎四方矣
吉又何咎哉師貴貞而又重丈人之任蓋如此
此以卦体卦德釋卦詞衆者即周官五人爲伍積而至于二
千五百人爲師也正即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爲也以者爲能左右之也左右之使衆人皆正樵採
无犯之意斯足以宣布人君之威德即王者仁義之師矣此
就一氣說下師之貴貞也剛中句重剛中行險句重而順此
老成之德也爲將者不剛則怯過剛則猛所以貴剛中也兵

危道也故曰險順順人心也坎險坤順以卦德言○師勞民傷財所過荊棘其毒有不可勝言者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亦不過是毒之者乃所以安之民所深願而樂從者也民悅而從所以吉而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衆聚之義師之象也君子曰師豈一時所能聚哉勞視黎庶皆吾捍衛要在容而畜之耳是故授之本業而生聚之曰繁教之倫理而信義之日結居常則上下以相保有事則守望以相援人可爲兵家可爲守不必征求調發而桓桓之衆即在此元元之民矣以是知君子之善爲衆也以容之之道畜之也

民與衆非二一也容與畜亦非二一也君子但盡容保之之道耳古者寓兵于農全是此意畜衆者積聚于內而人不見之意如水之行于地中而人不知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全在紀律之嚴明士知畏法而趨避如其不然整齊之謂何凶之道也

惟其用師之始故具此二義

象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也

律者法也法一則衆齊法嚴則衆懾師之出誠不可不以律者一失其律衆志懈矣其何以禦敵哉此周公所謂否臧之凶也

失律正解否臧二字○一說否臧凶者師出不可不以律否

則雖臧亦凶也古文善兵爲臧本此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有剛中之德膺六五之任此將在師中威足以懾衆志而盇勇常先恩足以結戎行而衛心匪懈計其策爲萬全膺其任爲克稱誠吉且无咎者帝心能勿眷乎殊恩異數洊加于授鉞之後蓋所錫命至于再三矣非夫人曷克當此

此將而在師中猶軍中有一韓之謂也王三錫命則信任之專可知此即彖詞之剛中而應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古未有寵任不加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二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亦未有君心不在于天下而特寵乎元戎者六五之三錫

命懷萬邦也君懷萬邦而任之將將承天寵而効之師天下自此无事哉

懷萬邦者惟恐民之不安故任將以伐暴而救民也不然其所寵者爲好惡之私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將先量己而量敵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才弱志剛而犯非其分敗衂之禍或所不免矣是凶道也

輿尸言載尸而歸也○程傳云輿衆也尸主也三在二上失位乘剛故衆之言大將不主而三或主之也五爻弟子輿尸卽此此亦一說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以戰勝爲功至于輿尸豈直无功而已哉聖人不忍生靈之禍故讀此而大咤之如此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進爲勇退爲怯苟度德而量力有雖退亦勇者六四是也四之不勝任在陰柔不中其能左次在居陰得正聖人不重戰功故于四之全師特與其无咎

師三宿爲次右爲前左爲後左次言退舍也度不能勝故完師以退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四未失焉又何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无故而發兵端者不祥六五用師之主柔順得中不爲兵端者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若田有禽者然利執言以伐之則其整師旅所以恵生靈于理乃爲无咎不然不可師也然而元戎之寄曷可不慎焉長子帥其師已復參之弟子至輿尸而歸雖貞其亦凶也念生民之命係于師又念三軍之命懸于將則于出師命將之際必重其事而不敢輕者矣

田有禽傷我禾稼不可不一驅除之寇賊蠻夷之戕我生靈猶是也執言者奉詞之謂也長子即九二在衆人謂之丈人在君謂之長子也弟子新進小人之類參以弟子則長子之才有所牽制而不得自主故輿尸貞即田有禽凶即輿尸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中德到處皆善而師爲尤要老成之將馭士以威撫士以恩此
中行也慮勝而進知難而退此中行也所裨于生靈國計匪小
一使非中行者剛柔進退癸違其道膏血塗原野矣其可哉

中行深美乎二之德也使不當歸咎于五之詞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終順極正論功行賞之時也於是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以慰
其勳勞矣其中有小人者盛優之金帛弗用以膺國家之命焉
公爵土而不私靳封叙而非吝周公蓋有深意于其間哉

功大者開國功小者承家開國者命之開啓其國承家者命
之承守其家也師旅之初効勞之人其才不一故或有小人
焉行賞則不可遺分茅則所當愼如光武雲臺之將得與公

卿參謀大事者惟鄧禹賈復數人而已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人臣捐軀以効廓清之勞亦靳列之甸采以明激勸君无命焉不幾缺望乎命之開國承家小大有倫後先必序乃所以正此功也功正則悉當授封矣而曰小人勿用者何也小人如鷙如虎用之以搏擊或可以効能用之以撫綏必至于肇亂大君方敘功能以安天下而用此亂邦者以禍天下其若蒼生何所爲則懸賞格以待之封土則必不可授也噫慮深哉

東坡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安

居師休之日將録其一勝之功而以爲君侯大夫亂自茲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耶小人之功耶

總論

六爻初與四對初戰四不戰也二與五對二將五將將也三與上對三敗事上成事也然初明軍律二三四別將品五愼兵端而專任上大封賞而簡庸總之則所謂貞丈人吉无咎也

䷇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后夫凶

卦体一陽居尊有上下相比之義夫普天率土歸命于天子言可知矣然以一人當天下之比則必思所以比天下者不特筮

之而再筮之爲元爲永貞誠体具于我則仁德之流行不息斯可以長人而无咎而始之反側不寧者方且聞風而歸附焉若後夫負固不服祇自取其凶也噫吾但問吾之君德備于己者何如而彼之來者後者豈容心哉

原再也言推原如初筮再三卜之詳審之至也元天德也仁也永貞即元之不息者也元永貞是我所自有的我原筮而卜其果有于己方无愧比人之責故曰无咎不寧即向之未歸者此卦承師而來故有不寧之輩新附于我也後夫言衆來而彼獨後梗化之流也故自取凶不寧方來後夫凶明言比于人者何以亦屬比人者夫子告葉公問政不曰近者悅遠者來乎本義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此語是上意

○蘇紫溪曰比之原筮猶蒙之初筮不過反之本原之地而求一點𡨋心耳君道莫先于仁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天子体元只是一仁字曰永貞只是常守此仁而不變耳不寧方來是儆戒之意古之聖人不曰吾德已盛吾治已至而周遊于佚不敢荒寧之戒且兢兢焉敢曰吾元永貞矣无咎矣而遂宴然當无所戒懼哉要必乾乾惕厲无敢少寧然後吾之精神日與天下相貫而天下方來歸也後夫與元永貞相反盖不以吾身先天下而反以天下後吾身荒寧自恣非夫也故凶

按此說專主君身上講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曷以得吉比有比輔之義也卦体一陽居尊下皆順從溥海內外罔不率俾此吉之所由係也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曷取焉以九五之剛中也剛健中正乃乾元之德而生生之理也此理具于心必体之極純用之无息者此元永貞所由取也曰不寧方來言上下之胥應耳曰後夫凶言其道之窮耳民不應則道窮君不足以致民之應則其德亦必有未盡此原筮元永貞之占文王所爲致意也

比吉也三字非衍文傳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故一家必有一家之主一國必有一國之主而况于天下无王則亂有王則治此比之所以吉也比輔也是足此意剛中就得天之　初言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是剛中者天德也后筮元永貞者反求諸初而純乎天德也
不可以剛居元中屬永貞未發之中卽元也永貞卽剛中之
不息者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與地原不容有間故曰比先王通天下爲一身亦豈有間乎
哉建之萬國封同姓異姓爲諸侯以親之上下一体內外相維
將必大其德澤旁皇于四海九州之內者是先王比天下之道
也
建萬國者立公侯伯子男之國也親諸侯者上而巡狩下而
述職朝聘往來以親之也當重一親字親一体而分親親則
合爲一体君與民亦一体而分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

下爲一体○師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聖人法之藏天下于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比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可見也聖人法之以天下治天下得建萬國親諸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比君之始筮仕之初必其誠寔不欺經反諸心而无愧故曰有孚比之无咎夫此有孚之心徹表徹裏力量充滿若盈缶焉則在上鑒知之寵必有出諸意外者終來有他吉矣

盈缶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盈缶方是有孚稍虧分数即非有孚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初无心于吉而吉自來他吉之謂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初六有孚而且盈缶故不但无咎有他吉也

曰比之初六則有孚盈缶俱在內了曰他吉則无咎不待言耳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養之有素上應九五則其比之也一本脩諸己者效之潛于獨者獻之若比之自內者然是得人臣之正而可以承天子之知遇矣吉之道也

此內字雖本內卦來然非空空无意若曰此自內之所自者比之云爾如以外為己任內為未任不必用自守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狥人者失已二自内而比之所謂幼學壯行者也何失之有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比匪其人蓋不獨其人之過也自比之耳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人一節所係非細若匪其人身心德業奚頼焉不亦傷乎蓋深痛之之詞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委質爲臣身已在外外樂得九五明君而柔順以比之此輔弼之芳規也明良喜起其再見矣故貞吉

外字雖本外卦來然亦有講解人臣一通仕籍此身便屬于

外致吾身以比明主更无內顧之念此方是外比之義○本卦獨九五以陽剛爲賢六二以正應而比之故曰內六四以相近而比之故曰外其爲貞吉則一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賢君也四之外比豈徒以其賢哉君臣大分亦以安其從上之分耳

九五陽剛中正故曰賢居尊位故曰上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大君以一人比天下務公天下而不私光明正大是比天下之所當知者吾盡吾道而无意于民之歸臣亦喻吾意而不蘄于民之歸若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者然是顯比之道也是

大順大化之治也故曰吉不然亦伯者之驩虞已耳其奚以比
天下

顯比顯然光明正大无私也言比我者无私而我亦非違道
以要民之比也王用三驅以下是顯比之象邑人不誠亦王
在君上說使邑人不喻王意而惟恐有失之之心則禽无遺
類德亦不廣矣○王用三驅設三面之網即天子不合圍也
失前禽邑人不誠言禽之去者聽其自去邑人不相儆戒以
求必得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
中也

顯比之吉王者大順之治也是遵何德哉九五位正乎中所存

一光明正大之心所行一光明正大之事既无我與人之迹亦无人德我之望故舍逆取順而失前禽也其臣亦无獲心若邑人之不誡盖由上之中德使之化于中耳乃稱顯比哉

正中與中正不同凡言正中者所處正得中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中无定在在比時即光明正大之心顯然无私也使中若或使之中而君不知也人網而來者為順喻向化也不入網而去者為逆喻後夫也舍逆取順只是聽其去來无成心耳

上六比之无首凶

凡居上比下貴有所以首天下者上六陰柔居上无以比下是比之无與首也其何以得民哉凶道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有首天下之德方可以保其終比之无首亦安所終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畜乾固爲陰畜陽以一陰畜五陽亦爲陰畜陽畜係畜也言要結而制畜之也此小人用卑巽謙柔之術以要結果君子而制縛牽係之使不得上進者也文王之意謂小人方欲係畜故係之曰亨夫惟君子不與小人合則小人之畜未極而施未行故又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以示爲君子者當知所自盡勿竟爲小人所畜而得遂其施也

君子然卦有内健外巽剛中志行之善是君子之道猶自通也

君子小人不並立滿朝皆君子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故卦以

一陰而名小畜亨指君子言以君子處之之善其道猶可亨通耳○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乃陽倡而陰和故有雨雲起西南乃陰倡而陽不和故无雨此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

○小人之人雖以陰道柔術係畜君子而君子為其所欺亦不覺牽係之然幸以其剛健性成卻未嘗翕合附和譬則陰氣雖密而陽不與和猶未成雨焉如此是為小人者徒自勞其思慮自費其謀術譬則陰氣徒自起于陰方而已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畜未極而施未行盖陰畜而陽和則畜極而成矣今陰畜而陽不和是其畜未極也惟畜未極則陰道雖施猶未行也此卦本名小畜所謂畜未極施未行正

卦中所蘊小畜道理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君子畜小人常也而事有大戾其常者小畜是已六四柔得其位喜用巽以羈縻而上下諸君子不覺為其所籠制是小畜之義也君子不得志之日也而文王曷以亨與之卦体九五嚴毅自勝而巽順以道其情誠定有孚而居位以行其志此乃君子之所以得亨也以其得善處之道也故密雲不雨而君子之勢猶得以尚往自我西郊而小人之施未行于君子也使其施一行即欲尚往曷由焉噫亦危矣哉

柔得位指六四上下應指五陽盖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

以爲巽也得位不作乘權秉軸看以陰居陰爲得位一味柔順柔順最能惑人故曰上下應應者爲所惑而受其係畜也

○健是嚴剛决斷有主張的人巽是順理和行不憤激壞事剛中卽有孚也陽寔陰虛剛中便有孚志行是居尊得位猶足以展布其猷爲此二句惟九五當之盖九五雖居巽而寔與健同体故曰健而巽不必云内健而外巽本文却无内外二字剛中志行卽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此寔君子之領袖也乃亨乃字難之之詞言有此數善方可得亨不然亨未必也密雲不雨二句二意從亨字看出來陽氣上升不與陰合故密雲不雨尚往者世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不可一日不用于天下是欲行其道不與小人和合也如是則其施未行小

人之勢到積滿處便横潰奔溢不可捍禦茲尚微淺而不得施故未能行于君子耳其詞若幸之其意則全是危之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者天之命令也風行天上猶未行之于下畜而未合小畜之象也夫言貌者亦君子之命令也外雖文采之可觀內由性術之根抵非文德而何君子飭而美之其出乎身而見乎外者中禮中度有條有章而極其盡善焉則將起敬起畏于人不言而諭不動而威若風行天上而无跡矣

一卦有一卦時用卦体乾下巽上風行天上據其一時景象如此耳不須推到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爲言也文德者德之見乎外而著于容貌詞氣之間如天氣之下著也

懿文德者遠暴慢去鄙俗必使中程中度雍容文雅極其懿美如風行天上盡去其痕跡而天氣極其淸明也須知此君子不可只定爲小畜君子但因小畜之象而就君子身上尋出个則象耳○陰陽相錯而文生焉君子以乾之体合巽之柔炳然文章條理之可觀也然不徒曰文而必曰德者見文乃德之輝非粉飾于外已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乾体三爻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者初九與四相應又有生平之雅未能恝然幸其以正自守不爲所畜是抑情就理以復于道義之公故曰復自道如是而光明正大不愧不作亦何其咎哉而且主張在我勢可尚往以有爲矣故曰吉

士君子立身全以道爲主持此道一失未有不爲所挽者初與四應其相入最深却能堅介自守不受牵制故曰復自道復歸還也何其咎者據其所爲全是理了又何咎哉不爲陰所畜就是无咎就是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易以道義配禍福初九復自道固无咎矣于義又得吉也義得吉包无咎在内了言此吉非倖致也

九二牽復吉

二漸近于陰若爲所牽係者然以其剛中則知道義之正而不可枉也如是亦可以得吉

初與四正應故雖爲所係畜于情分是有不容已者二非正

應以其相近而牽係明是自家上欠主張了幸其休剛中故能復之于正然但得吉而不得无咎易主義理重无咎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之牽復異于初矣猶幸中有執持亦如初之不失也初之復以剛正也二之復以剛中也故曰牽復在中中則不自失了玩亦字分量去初已遠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初二皆畜于陰而復二畜于四而不復者比而悅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其始而與之比也溺于一時之私其旣而與之爭也激于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聖人不著其占也但係以輿說輻夫妻反目之象蓋亦深悼之也夫

輿脫輻不能行也脫輻非惡意陰陽相悅不肯行也然三陽
剛豈終不行四柔畜畜終不使之行則必與之爭爲夫妻反
目之象反目者反轉其目不能相視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謂之正室三四苟合豈能其室哉所
以有反目之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以一陰畜衆陽包藏禍心而欲加害乎善類宄之身家之
禍豈能免哉祇自懷憂懼而已然幸近于九五是君子之有踏
當者倘能革其非心輸誠納款而保全乎衆正則其血去惕出
于義又何咎矣

无陰物四多懼无去則惕出矣有孚孚于九五也四雖柔巽然得正頗知義理者故以无咎與之○舊說謂以柔順之君于畜三乾强暴之小人雖易不可爲血要亦不當自相矛盾乃爾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保全畜類九五之志也四能不加害而輸心于我則與之合志矣又何疑懼之有

剛中志行即此志字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九五處尊其勢分本崇高也而以陽居中是其中心至誠有以攣結乎衆志者故六四陰柔甘心而爲之用所謂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惟其左右而群陰咸爲之服役矣以此而扶衆正裕
如也聖人著之詞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所以深慶之也
此有孚即剛中攣如固結也四爲成卦之主而五又用乎四
故曰富以其鄰鄰指六四富字不甚重但言効力者衆耳四
雖陰當小畜之時力量甚重故曰富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人患中孚之不足耳苟有孚則其鄰皆爲我左右矣豈獨富哉
不獨富即以其鄰可見君子不貴省用但出一片寔心雖小
人亦爲之用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畜極而成不雨者既雨矣 尚往者既處矣此爲以故時方

尚陰而尊其德以至于載故至此極耳以陰論制君子非義也若婦制其夫雖貞而亦厲也以陽論陰已盛如月之幾望矣君子之征也不亦凶乎慎无執尚往之說推小人之阬阱也

此爻詞全本卦詞來文王就大象看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周公就極處看曰既雨既處君子征凶統是爲君子謀○既雨既處尚德載皆責備君子既雨是與小人和合既處是不能尚往尚德載是尊尚乎陰德而至于盈滿如稱頌功德之類是也曰婦曰月皆陰象征即尚往也此時尚往則禍隨之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夫曰既雨既處陰德積而至于載也曰君子征凶陰盛抗陽有

所疑而不可行也

有所疑本德積載來君子道亨乃无所疑茲陰極盛爲君子者已一步行不去故有所疑德積載與尚德載異尚者陽尚之也尚其德至于載言小人陰謀詭道暗結人心日積月累以至于盈滿也○大畜畜之大故畜極而通小畜畜之小故畜極而成

䷉履虎尾不咥人亨

至柔者兌至剛者乾以柔而履夫剛之後躡之而進此危機也蓋乾剛之人其性健其分尊本不可易者也吾惟和悅而順承之則是此以開心見誠而上應彼以慷慨發直而相容庶乎免于禍患而不至于傷害矣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故亨

卦只是履本柔履剛影出一个履字便有危意在履虎尾踵其後也含有欲進的意大凡剛健的人爲吾所承事及利害難處之處皆虎尾也不必以乾爲暴乾自屬陽剛過吾惟有以善處之何傷害之有不惟无害且得躡之而進因以濟事故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曷以名柔履于剛之後也剛固不可犯也柔非所履而履不幾于蹈虎尾乎而曷以不咥人亨兌之柔固有悅之之道乾剛在上而悅以應之彼以其剛吾以其順彼以其殺吾以其和相應而不相拂未有觸其威遭其咥而不得進者是以履虎尾不

聖人亨盖卦体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此所謂乾之主也德與位稱履之而不疚煥乎治道之光明矣爲下者茍能和悅以應之則何功不可濟何事不可成此其所以亨與

柔履剛亦以乾兌言於柔履剛見非所履而可危於悅應乾見善所履而可亨受病處在此得力處亦在此悅而應乾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理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總說德足以稱位一氣不斷光明也方是許之之詞盖德位相稱自然治道光輝發越處○悅而應乎乾一節釋卦詞已盡此是夫子看得卦中有這段履帝位的大道理故特擧而

之以見乾之爲乾者此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觀天澤之象人所當履昭然矣世有蕩而越之者良由心志之不定也君子辨上下之分若天澤然有不容假借者上下之分明則民志自定上安乎上之分下安乎下之分各履其素而罔越干尋常矣

人心志最是无涯不爲之防多所踰越名分其可弗辨乎辨上下不徒在禮凡政刑法度之正名辨分者皆是物也民字當人字看盡上下分明然後可定民志民志定然後可言治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本質也本分也初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以往無一毫踰越乎分外者如是則名利之念不入于胸中道義之守不渝乎平日无咎之道也

素履是平日往是率此以行也君子素其位而行窮如是達亦如是更不改其所履故得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士之平素孰能无願而一奪于紛華世故則能行其願者亦少初九素履以往乃得行己之所願而不願乎其外也獨行願自遂其志之謂東坡曰君子之道所以多變而不同者以物至之不齊也如不與物遇則君子行願而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道若大路坦然其无疑者一失所履舉步皆荊棘矣九二剛中在下无應于上其所履惟此道焉而坦坦平夷更不入于陂險傾陷之地是謂幽人之貞而非僥倖求進者之可倫也居易俟

命中常泰然不亦吉乎

幽人貞三字連讀出而不改其素達士之貞也居而不易其守幽人之貞也履道坦坦是幽人之貞故云○九二剛中見得道理分明故但平穩行去不見崎嶇斯人也幽人也世外之人也幽字最有致言與世不干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宜貫利達易入其中而亂二剛中灼有明見確有定守中常自治不自亂此爲幽人貞而得吉也中一自亂而履非其道矣安所稱幽人哉

中字胸中之中不必以剛中言凡人之驟逐于名利由自家无主張耳誰得而亂之故二曰不自亂只不自亂便見其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愼履者在明審在安詳而猶以爲未也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本不明而强以爲能視本不善所履而强以爲能履不陷于危機乎履虎尾咥人凶必矣其就與于此哉武人爲于大君剛愎而乘勢有不肯明視安履者正此爻之謂也占者可若武人之暴乎悅而應乾三致思焉可也

眇能視三句是象武人爲大君是舉其人以寔之陰非武而曰武位非君而曰君柔而志剛下而志上之通患也詳見下文總論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履无明視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无貴謹行跛能履不足以與
行也咥人之凶由其位之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由其志之剛
也
志剛本位不當來位不當者柔居剛也爻以位爲志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大臣之近英主若履虎尾然而四以剛居柔庶幾知乎兢惕之
道者其操存也翼翼其承順也肅肅將愬愬焉不敢以自盈終可
奉威命佐英風而得吉也詩曰小心翼翼其此之謂乎
三履虎尾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也四履虎尾則以九五爲虎
而四在其後也大抵自兌視乾剛則爲虎自乾三爻視之惟
五以剛居剛謂五爲虎亦可也三四不中不正相同但三以

柔處剛是柔而志剛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此吉凶之異也○眇能視跛能履悅而應乾者之反也愬愬則進于悅而應乎乾矣三四改革之際故申言之愬愬不是空恐懼凡事要周悉停當纔得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大臣之履而進也爲志哉君有中正之德則思以翼其成君有夬履之厲則思以匡其失要在此心之祗敬耳四也王之以愬愬即承英明之主而其志未有不得行者故終吉與

履王于行故以志行爲吉與初九行願義同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以剛中而履帝位是有可爲之資而挾可爲之勢矣又下

應巽体爲臣下者皆容悅而承順故有夬履之象然有所恃必有所害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夬決也慨然以天下之事爲可爲主張太過之意蓋夬與履皆乾兑上下相易之卦夬履者在履而當夬位也此九五即剛中正履帝位者但彖合言之故與其光明爻分言之故戒其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居至尊之位挾剛正之勢復何所顧忌哉自任之决蓋由于此

位爻位也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正當也以其位正當所以夬履以其夬履所以貞厲此亦憂盛危明之意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在上爲履之終周公立之訓曰人之吉凶何常惟履之歸故必視己所履于終而考其祥焉果能盡美盡善周旋无虧斯可當天心協人望爲大善之吉不然而末路一失其爲終身之玷者豈少哉

視履己視而詳審也祥者善之徵而福之兆也視履便有善不善何以曰考祥善人之常也祥亦人之常也不善不祥非人之常也大傳曰吉事有祥此之謂也上九居履之終涵養已到造詣已深爲善已十分但更須圓滿純之又純周旋曲折无不中禮乃爲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制行初心勇猛欲得元吉易未路多盈欲得元吉難元吉在上則彌高彌邵愈久愈精不惟有慶而且大有慶也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胡不萬年者此耳

上者卦之終也在人事為操履究竟處君子于操履之終休徵純集更无不祥之行則其福慶大矣大有慶方是寔說福

總論

彖詞既說悅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是明與六三兌体能承乾矣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是明與九五之德位相稱矣爻中又何說出眇能視及夬履貞厲等語豈不自相矛盾耶夫履禮也上天下澤冠履之分昭然而不可易故六三兌也澤也九五乾也天也悅而應乾下順乎上陰

承夫陽此上下之分明而民志所由以定也但三爲奚主之
昧容悅而以陰居陽志是不小且初二三爻爲素爲幽其心
恬退獨三有心而行事者漸躡之而進九五雖剛健中正而
高明之君必多疎略恃才獨斷而同体之九四則爲愬愬上
九則爲考祥大都是保功名惜名節一邊而三復何所顧忌
哉吾恐太阿漸移而天下事日去矣故聖人係之詞曰眇能
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以痛抑之欲其知
凶而但當悅以應也曰夬履貞厲以醒陽之欲其危懼預防
而終保帝位不孜也秦政符堅豈无尊位豈不強決而李斯
趙高慕容超之倫率用柔奚而終移奪其大物矣此其明鑒
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卦名爲泰泰者通也乾下坤上天地交也天地交而萬物通矣文王喜而係之詞曰泰之時何時也陰小者往而在外矣陽大者來而居中矣君子當軸而用事小人俛首而聽命焉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皆由此建而行无不得是吉亨之道也

小大者陰陽之分往來者消長之機卦名爲泰以不可相无之陰陽言詞曰小往大來以淑慝之陰陽言也惟天地交則小往大來矣其理一也○吉亨二字不宜分蓋吉而且亨者深與之之詞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

最難得者泰最難見者小往大來茲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之氣交而萬物囿于化梡者莫不通鬯也上下之情交而一心運乎天下者莫有異同也以氣言之陽明用事陰翳无由而並于矣以德言之剛健爲主人欲特因而聽命矣以世道言君子在內以主持而小人不敢以參列其間矣君子之道其日長乎寖昌寖熾行將利澤天下于無窮小人之道其日消乎寖微寖滅卽欲肆其禍无由者是泰之著也小往大來之寔也是吉亨之徵也世際于斯眞世道之慶哉

造化之運關乎世道世道之否泰關乎君子小人易之大分凡爲陽爲健剛毅不屈者必君子也凡爲陰爲順依阿委靡

者必小人也然其本係之于君身君德剛健其所喜者必剛健之士而陰柔之小人屏跡矣君德陰柔其所用者必陰柔之人而剛健之君子遠于朝矣是故上下之所以交者以小人道消也无所以間之之故也上下之所以不交以小人之道長也有所以間之之故也○則是二字直管到末天地交二字似申泰字而小往大來之義卽具于中內陽以下似申小往大來吉亨而泰之善寔徵于此只渾融說爲是○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和煦者爲陽慘烈者爲陰陰替陽爲事而揔歸于生育便是內陽而外陰順健以德言剛強者爲健柔靜者爲順順

佐健以行而總屬其專成是內健而外順陰陽是卦体健順
是卦德体猶人身也德猶人心也○時非皆君子也君子秉
軸主持與陽健者同是日內時非无小人也小人俯首聽命
與陰順者同是日外大凡信而任之則曰內疏而遠之則爲
外長者一步長一步消者一步消一步消長者道也往來者
道之與時爲循環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乾下坤上二氣訢合造化之泰也后得以成之天地生民民生
于天地固也而一氣渾淪莫之區畫即天地之道不成而其宜
不著民雖欲利賴于造物曷由哉后即一氣之渾淪者而定之
爲四時正之爲四方均節劑量成其爲天爲地之道而輔相存

焉大時所宜若何以用其時地利所宜若何以因其利輔之相
之以左右斯民使群生于大造中者各道天地之道宜天地之
宜而无一之不得其所然則泰贊之功焉可誣也匪天地之交
泰不啓匪后之財成輔相泰不成天人相與以成泰如此

后元后也道就其体之自然而言宜就其用之當然而言財
成若因其全体渾淪而裁制之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
則爲之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
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定天地之道也輔相者隨其所宜而
贊助之如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至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
宜聖人則示人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之
類此輔相天地之宜也左右者扶植之意扶植以遂其生俾

其亦如天地之通泰也陽左陰右本有此象故曰左右裁成即輔相輔相即左右是一套事是一氣說○生生篇曰財成輔相但就元后身上說不可分過不及天地之渾然者爲道其當然者爲宜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中庸曰天地之道爲物不二玆道也即吾身固有之道亦人人所共有者也天宜尊地宜卑天宜健地宜順五常五典皆天經地義之不容易者宜也即吾身當然之宜亦人人共以爲宜者也元后身中渾然一个天地爲能舉天地之道化而裁之嘿而成之渾渾全全无少欠缺是裁成天地之道也所謂誠者自成也元后一身擔當宇宙行五常敦五典舉天經地義一一闡而明之是其輔相天地若人臣之輔相其君者然也裁成其道而

使天下之人皆率由于其道輔相其宜而使天下之人咸利用于其宜盖以天地人物爲一也非離巳以爲天地人物也

按此可備一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有連進之義一君子進而倡和後先如茅斯拔以其類焉上下志同財成輔相皆自此始矣其吉何如哉

茹相連引之貌三陽同志皆欲上進初爲類首舉則類從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士君子志在蒼生彼此同之者也拔茅征吉盖以此志決之耳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惟志在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樹黨而已〇一說外指外卦之陰盖初與四相

應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詳見四爻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剛中上應于五是輔治之大臣也大臣之度汪洋不測納汚藏垢故曰包荒然太平之日過于操切非也習于因循亦非也當斷不斷奸弊叢生故用馮河以擬其勇焉凡爲宗社蒼生計父長者必使四海之遠常在目前萬世之慮常如一息固不以遐遺矣然大臣視天下之人无非吾人苟喜其所親則伺便者至昵其所賢則窺覦者集故又曰朋亡朋亡者開誠布公之体宜爾也總之一中盡之矣此中非他即爲君之所深頼于我臣隣者六五中以行願而二之不剛不柔得配合之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非耶泰盛之治可長保矣

包荒非故包容荒穢也要知此荒穢自是不能不有不容不包者今試以土地譬之能使一國之中市井衢巷村落山林一无汚穢去處乎故凡臣工中脩飾所不到檢點所不及或行止踈畧每有過謬失錯處與閭閻百姓愚而无知頑而難化及事体瑣細未盡如法者皆荒穢也此其理有難以責脩勢有難于取必自不容不包者若分別太過人情不堪吾見忠厚日衰而治道漸衰矣故用汪洋以蓄之惇大以容之盖所以崇寛大之体養和平之福也馮河是狀其勇正與包荒對泰盛之世天下習爲偷安燕雀處堂危亡之機往往伏于此故以精鋭果决勇于飭治爲貴盖所以塞敝壊之竇昭明作之功也不遐遺者不以遐而遺也四方萬里之遠民生有

未盡獲災變之所由生也窮荒絕域之外夷情有未盡安攘
蘖之所由萌也側微隱陋之下賢才有未盡舉壅蔽之所由
致也太平無事君相狃于自逸鮮有念及者故當廣詢博訪
深思遠慮而不之遺則亂亡不生于邇遐矣朋亡言亡其朋
比也夫分黨與則門戶立而攻擊生矣庇門生故吏則奔競
開而僥倖作矣阿近戚中貴則法撓于上而令阻于下矣但
當嚴盛時君相牽于人情鮮有能自割者故須持正秉公據理
行法而亡其朋比則亂亡無釁于形迹矣夫天下之事莫不
有大中至正恰好盡善的道理保泰之道包荒也用馮河也
不遐遺也朋亡也乃其正當恰好可使天下常泰而無否者
也今信能然是有以合乎中行矣析是四者而各正各合一其

中合是四者而不偏共成其中故謂之中行尚如尚主之尚言與之配合也中即六五中以行願之中〇東坡曰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擯三陰于外此陰之所不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而荒者其无用者也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或以爲非也故曰朋亡然而得配六五有大援于上君子所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爲光大也按此說用馮河句較長暴虎馮河自是小人之勇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之包荒得尚于中行何以哉以其心之光大也心体光明

則能照察乎人情世故之微而不蔽于一偏心胸濶大則能含
藏乎神明變通之用而不系于所施此其所以得尚于中行也
心不光大中无定裁安望其能此哉
包荒句內馮河不遐遺朋亡俱有了此與或從王事知光大
也一例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聖人憂盛危明故當泰將過之時即爲之戒曰无常平而不陂
謂泰將傾也无常往而不復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泰
爲否矣當思夫天理之必然而自盡夫人事之當然勿玩愒以
恬也其難其愼而持之以艱勿縱逸于邪也惟幾惟康而守之
以貞若是則何咎之有將見德踰于祿雖盛而不滿勿恤其期

之必至而泰盛之福自可常享矣爲人臣者當思所以亟圖之哉

艱者勞心焦思不敢慢易之意貞者謹守法度不敢邪僻般樂之意庶乎理无咎也〇一說恤者憂也孚者信也言不憂此理之可信也食者吞于口而不見也福者福祿也有福者我自有之福也食有福者天祿永終之意其詞曰居今泰之世者泰平既久可謂平矣无謂平而不陂也陰往陽來可謂往矣无謂往而不復也今三陽既盛正將陂將復之時矣故必艱貞而守正庶可以保泰而无咎焉若或不憂此理之可信而无艱貞以守之是自食盡其所有之福祿矣可畏之甚也按孚字自是好字眼此說較長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際者交際也外卦地內卦天天地否泰之交會正在九三六四之際也其可无艱貞以處之哉

易因曰聖人知致泰之道在乎往來之交則知往來之間亦非久長之道而泰難常保不可以不慮也故于內卦之三外卦之上猶申言之天地際者言天地交際也夫天地之交一交即散一際即離斷不能久蓋平陂往復必然之理神妙迅速自非人之所能致力然知其如此而盡人事以保之亦可以回天也按云天地際自有人事存焉三才闕一則非是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柔順得正當泰之時陰向乎內已交泰乎陽矣故三陰翩

翩下兩字陽不敢自主爲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象

翩翩飛貌言三陰群飛而來也小畜曰富者乃陽爻也此曰不富者乃陰爻也言不待挾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于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于命令也從者從乎陽也信者信乎陽也言陰交泰乎陽也陽欲交泰夫陰故初曰征二曰尚陰欲交泰乎陽故四曰不富以鄰不戒以孚言乃中心願從乎陽也此四爻正陰陽交泰所以說両个願字象詞上下交而其志同正在于此若三與上雖正應然陰陽之極不成交泰矣故三陽之極則曰无往不復所以防城復于隍于其始上六陰之極則曰城復于隍所以表无往不復于其終三復字正相應○隣指三陰孚指三陽言順于陽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虛陽實陰往于外也又三陰皆失其實矣今來與陽交泰乃
中心之至願也故不戒而自孚
易因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者言致泰之道但小大交相往來
則小者吉大者亨可常泰矣故初九身在三陽之下處泰之
初而即志在外之陰欲以來交于小連茹三陽以其類進故
致四等翩翩相信而小大交也夫三陰皆不富而失寔宜若
與陽不相孚應今反翩翩然往交乎陽此豈有戒令徵發哉
中心之願不戒而自孚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泰已成矣陰陽交會五以柔中而下應九二之剛中上下交而

其志同故有王姬下嫁之象若享太平之福祉則元吉可坐致也

九二之陽上交于五如舜之尚見于帝故曰得尚于中行九二之中行卽指六五中以行願也六五之陰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惟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而已故九二爻詞言事而不及福六五爻詞言福而不及事君臣之相與有成如此〇帝乙卽微子之父殷之賢君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言與經背不知何故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儒者信史疑經其謬如此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人主孰無保泰之願而不能遂者以中德之未足耳六五柔中任賢而行保泰之願以祉元吉非倖也理也

中者中德也陰陽交泰乃其所願故二曰尚五曰歸一往一來之意也二曰中行五曰中行願上下皆中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四與諸陽心相孚契故曰中心願五下嫁于陽則見諸行事矣故曰行願惟得行其願則泰道成矣故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夫世道積累而成泰猶平地積累以成城也城復于隍則平日積累之功廢于一旦泰轉而否矣當此時而欲窮兵黷武疲民以逞豈完計耶惟當急于自治新其號令更其憲詔庶可以圖回天命也如自以爲是而守之不變則積漸成壞不可收拾承

足羞哉

舊說即貞亦吝非是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六何以城復于隍蓋由綱紀陵夷法度廢弛其命亂也可不

圖之于早耶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成天道則成人道天地不交而爲否則无復人道矣君子之貞

曷利哉何也大者往小者來滿朝皆小人君子未有能自全者

是故君子宜以爲戒也

匪人言非人道也君子自是正的故曰君子貞大往小來與

泰正相反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卦名否而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有天地之形而无萬物之用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上下之志不同紀綱法度莫之遵守即有邦亦无邦也內陰而外陽肅殺爲主而陽明特退聽矣內柔而外剛人欲爲主而天理特緣飾矣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當權以用事而君子日疏遠矣是小人之道長而君子之道消安得不否也

健順皆好字故改作柔剛其餘皆泰之反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二氣不通閉塞而成否君子當斯時也可自張大以取小人之
禍乎儉損其德以違避其難囂然不可榮以祿是君子之否也
否而亨者也

儉儉約也歛其道德之光也不可榮以祿全在儉德避難上
不可二字宜深玩猶云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也苟非儉
德則人因德而榮其祿小人忌之禍且立至矣可不戒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當否之時三陰連類而上進其勢也苟非合交以害正則其貞
也初知此義受福不淺矣斯所謂吉亨乎

天下不可无君子有君子斯成世道而小人能受其福初惡
未形而反之便是知理義了所以亟與其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六拔茅貞吉何也取其志之在君也志在己則不知有君而何恤乎君子志在君則不知有己而何比乎小人其志一君子之志其貞一君子之貞故其吉亦君子之吉也小人之善變者蓋如此

此原其初進之心也雖小人貪進其初志亦欲得君乘其志而變其正乃吉之道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君子者小人之所承也六二陰柔而中正知君子本吾所當承者不加排擯而包容焉小人之吉道也若大人則儉德避難安守其否而後道可亨耳愼毋以小人之包承而自失其守哉

否即儉德避難之意亨者其道不屈即是亨此非爲君子言

深爲君子危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人身否而道亨何也以不亂于小人之群也小人者自有小人之群倘以其包承而比昵之未有不爲其所亂故必儉德避難焉斯可矣

君子者豈能絶不與小人爲群哉妙在不亂耳

六三包羞

小人暗傷善類常蒙世之訾議即其心亦竊羞焉六三以陰居陽雖志于傷善而猶自知其不可也則其所害正而可羞者尚包容而未發矣使其乘間得逞君子豈能免哉見幾而作斯其

時矣

包羞者包其所羞也三以隂居陽一點天理未之漸滅故以害正爲可羞而包藏不發耳盖初志尚淺二一猶柔順至三則地位深純是小人了故聖人着一羞字以動之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然爲君子者豈可因其不發而嘗試之哉惟有否亨而已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何以謂之包羞盖其所居隂爻已深黨邪害正非一朝夕之故可畏也亦可羞也包藏不發幸矣

以位不當而鄙其未能者非是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謂造化在我也否極泰來固天命之常然君子不諉之天而其在我者有以潛移而默奪之是天之權且爲我用謂之有命可也无咎者天之所祐人不得而違之也疇類也離麗也祉言文明之福也如此則不獨一身賴之將疇類皆離其祉所謂釋闇冒以登于光明而吾道大有慶矣

命天命也即无往不復意也否極而泰雖是天命九四妙在不極其剛不亟亟報復之意潛消默奪造化在手而人不知命自此始自此立故也故曰有命无咎俱見成字眼以无咎爲着力與他不同者非是疇離祉害類蒙福也蓋小人之嫉君子必嫉其類惟時天命方回而君子之勢尚微使一君子方進遂鬼怪害事必然貽禍衆人都不得進此古今通患也

然則九四方當天命轉回之初其所據當固甚重乎故聖人

特致意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陽之志在行因否而滯四始復之故喜之也

志者開泰之願行者轉否爲泰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是能休時之否以爲泰者大人之吉也然泰之復可喜也而寔可懼使一有安存之心能保其不亡乎故今雖反泰當慮其不保曰其亡其亡矣吾將基命而定業者必繫若苞桑之固而後可保其不亡也聖人于休否之時即爲深慮達戒也如此

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乃叢生者其固尤甚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否在有位而尤在德稱其位九五位正當則其所經綸所繼

繫自足以開泰而能保其不亡者故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曰先否後喜深慶之之辭

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物極而反其常也

易經可說卷之一終